

虛谷桐江續集卷之一



紫陽

方

回



賦

汎湖遇雨戲為短賦



藏鶯不見其處止聞其聲此豈非春  
然宴坐輕舟自行萬恣千態遠山縱  
橫透疎簾而濕衣忽驟雨之若傾甫下  
而閉戶才

頃刻而又晴方予酒稍酣矣奮雪鬚而慨慷曰此何  
為者耶悟舒慘之不常於是誦臣抃表忠之奏歌蘓

仙薦菊之章彼割據於五季若錢氏之數玉渺丘隴  
之無迹愴松楸其可傷涸銀海而出金椀穴狐兔而  
上牛羊豈不亦雄傑一時兮終若雍門之泣孟嘗賦  
梅處士妙解影香骨可以腐千古不亡鬱孤山其碑  
斫擁萬樹之青蒼罔蔗節之遺恨保故封猶若堂天  
道茫茫一雨一暘榮悴隆替柔剛微彰謂偶然不足  
芥蒂兮曰作善降之百祥謂理有必可恃兮曷顏大  
而跖長二客白李遨頭曰張嗔無故而多事擬陳迹  
而揣量指金已羅其猶濞舉大白而罰之觴方子曰  
不然老陰為六老陽為九老則必變如翻覆手惟知  
變者可與長久知六之變固乃所守知九之變健不  
為首頽此湖中之舟與舟中之人豈長壽而不朽能  
畏謹以自修庶吉亨而無咎幸乘時而過分負且乘  
兮致寇環綽約之蛾眉佩金印而如斗管絃沸其前  
後緋紫奔其左右一旦不能自保卒同歸於石友蠹  
苗竄於三危防風橫於九畝或裸體以冒魚或跣足  
而踏藕侔帶索之榮公甚泥塗之絳叟立層冰而弗  
寒野茹僅其遺口無樂亦復無憂不自知其不偶豈

不勝於孟晉而疾顛者乎此莊子所以不為廟犧而  
李斯所以憶上蔡之狗也舟且抵岸悉闢其牖賦詩  
各成有核再取有化為無之生為有雨晴之雨紛揉  
結糾斯時也度夕陽猶未至於酉多言數窮姑相與  
大笑盡搏中之酒

山水圖賦

大海四周濤波涌兮沃日蹴天魚龍洶兮其中有山  
千峯聳兮崖懸壁峭石龍從兮雲翳霞鬱祥飈頊兮  
瑤草琪樹紛華萃兮神人所宮萬斗拱兮連樓傑閣  
虹梁疎兮觚稜金碧瓏琅琪兮幡幢翩翩毳剔氍兮  
翥鳳翔鸞舞翠孔兮竒葩異葩蔚以翦兮深闈穹殿  
誰主董兮其如北辰衆星共兮綬珠組玉佩鞞琤兮  
鐘雷鏞霆萬石重兮雕鏤文簾鱗鬣動兮妙音鏗鏘  
歌囉噴兮瓊以為漿流乳漣兮有觴起者纖之捧兮  
蟠桃其果西母種兮如瓜之棗羗啖兮七十二駕  
觀窺擁兮頽以自持或矜寵兮何修至斯獨高拱兮  
九州博大一蟻蠓兮金童應門吠仙獫兮舟何從來  
於岸擺兮松間之鶴雪毛茸兮伸首水湄龜五總兮

自有宇宙皆古塚兮此獨不死無丘隴兮萬姓寒饑  
靡缺芟兮五運代謝常固鞏兮嗟今羽流爨鉛汞兮  
非不欲往不可勇兮亂曰紫陽老子既為此賦恍惚  
盧胡醉乎夢乎豈其蜃氣之所為乎客曰不然昔有  
異人在蜀成都少尹值之自言其能需酒一壺片梓  
如扇刻以指爪遂成此圖過江百年萬事埃盡此物  
亦徂雖有百贖不亂一真在人識諸嗚呼此杜子美  
所謂咫尺應須論萬里者乎此蘓子瞻所謂人間何  
處有此境者乎攷運世之開閉兮萬有終焉一無其  
有其無莫可以究竟兮姑寓意於游戲以誑老眼之

模糊

弔鶴賦

子實子築屋西湖之西據乎南高之岑泉石竒崛烟  
霞疊重有鶴飛來不知所從賢主佳客歡然相逢豈  
幽心之有感而造相值於箭鋒者乎朝出於野靡羅  
靡網夜棲於室不樊不籠出沒遊戲菰蒲蓮藕翱翔  
掩映杉櫟竹松立乎堦祀苔蘚增色依乎牕牖藤蘿  
改容人與物其殊途可鷄鷄而鐘鼓彼傾國之妍姿

紛媿施之楚，魚若鳥兮見之颯深逝而高舉亦有  
德既輝而鳳來機已忘而鷗下乃神理不可以常論  
者此所以夔擊石而百獸舞也歟我嘗訪子徘徊茲  
山子之出矣何往白雲鑄其門關須臾見子扁舟言  
旋烏帽瀟灑玉佩闌珊三賢之樂天畫像八公之劉  
安容顏是鶴也方搏風於九霄之上睨八極而盤桓  
即歛翮於碧落迎先生於岸間銜芝草而若獻尾瓊  
琚而上瑤壇望之者以為三神山之人渺乎其不可  
攀者也試嘗相之淮南有術稟氣受金精九火七西  
方素全體白南方朱元首赤中霄不寐聲聞九里汚  
泥不染脛高三尺小變大變歲百六十千六百歲飲  
而不食與九疇之禹龜偕後天之罔極子實子曰不  
然龍至靈也龍骨入藥麟至瑞也麟膠續弦使僂句  
而不骨何居蔡而卜旃讀華陽之瘞銘知胎禽之有  
旣疇昔之夜吾鶴已仙鼯鼠食却牛之角螻蟻困江  
湖之鱸餓豺狂獠喋血垂涎豈兵解與水解猶形化  
而神全嘻其不可得而見矣霜天嘹唳月地翩躚將  
造化之譎我乏揚州之腰纏抑以我無乘軒之寵以

故出陽神而邀紫煙也側頂聽碁從今已而忍哉俗  
物劈琴煮之彼吠彼走猶有益惟乃葬以柳乃樹以  
碑曰華亭貴種青田上士之墓子其為我申之以挽  
詞子虛子乃弔之曰古之壽者廣成彭祖即今安在  
終亦為土墮中<sup>牛</sup>山之淚駭乎哉齊景公求不死之草  
愚矣哉秦皇漢武凡厥含靈陰母陽父智愚貴賤鱗  
介毛羽以氣相禪均厥哺乳釋化而來老變而去一  
變一化有若寒暑或短或修魂游質腐豈其生人不  
滅而充塞宇宙者哉汝鶴昂藏冰峙皎潔玉立嵒紹  
之鷄非羣王喬之鳧匪匹無怨可報空長越王之頸  
所欲易足肯折陶公之翼是嘗飴潭淖之粟來自塗  
修之國者耶是嘗為丁令威遼東來歸而以喙為筆  
者耶是嘗備三茅君之騏驥出於胯下而恥為之役  
者耶是嘗以九轉還丹之使賦之以鮑照而畫之以  
薛稷者耶汝苟知戴聖之誚鸚鵡又焉取郭璞之笑  
蜉蝣視瘦軀若蟬蛻獵太清而天遊繫聰經之蝙蝠  
及坐化之獼猴僮釋氏後身之可信未必不轉為仙  
聖之儔子實子寧不知趙鐵面成都之清蘓玉堂臨

臯之樂充斥宇宙之大名陶冶江山之高作豈留情  
玩物之謂皆適然而有斯鶴偶得之而偶見之初無  
執而無著鵝入右軍之籠鷄解少陵之縛邂逅遂成  
於故事豈有心者之可學林於內者好龍而懼雲蔽  
於外者逐鹿而迷嶽惟達人大觀碎千金之璧猶破  
釜曾不錯愕棄三公而灌園固知其為儻來之人爵  
也而况於一玩好之微豈於此而有適莫乎亂曰塞  
翁之馬失兮未必不為福兮虎取驂以逸兮愈與署  
俱吉兮青天無路可追尋一片閒雲萬里心華表柱  
頭人去後恨無消息到如今聊復追賡李遠之吟

李道士遇異人賦

鄞郡之東溟海之岸太白之山曰此鬼谷子左元放  
之所嘗棲止者焉實出於古父老之相傳而吾何以  
知其然噫指李為姓之道士歷此山而攀緣披榛斲  
藥挾石漱泉朝挹丹霞夕嘯蒼煙似夢非夢茅廬數  
椽童子出戶長揖而言曰汝豈非所謂登瀛者乎道  
士方恍惚而莫詮沉吟之際緩步之間復遇異人羽  
衣翩躚擅雲袖而呼之汝登瀛其來前蔭松覆柏狀



鼇肖龜厥廣三尺一巨金蟬駭聞見之譎誑歛形體  
而踞拳既意喻而色授忽儻惆惆而變遷夫三神蓬島  
是謂瀛洲秦皇漢武望洋而嘆梅蟾居月窟其宮廣  
寒世之人徒想像流聞而已未有能拭目而窺觀者  
也嗚呼噫嘻使褒博者流立說以號於世曰吾遊吾  
神揭泗水升孔壇手獲納履耳聞鳴絃肩拍由求目  
接淵騫則豈不大喙而見鑄乎道士之為學也談虛  
說空探冥、窮玄、無鬼而為有鬼無仙而為有仙  
非有倒傾九河之辯舌曾未易與之相磨斫也則不  
若一付之於滑稽與夷堅抑此道士之厥祖嘗翊靖  
而相炎碧玉環之世曹耿青史其蟬媯又何異乎薛  
忠惠之孫見慨於老學庵之編然則視耕稼鄭公疋  
者則猶賢矣焉知其終不丹成而登天

松鶴詞并序

世之植物如槿華朝榮暮悴而有千歲之松動物如  
蟻蠓蜉蝣不能瞬息而鶴亦不啻千歲是故方外之  
士貴之今夫松下苓上絲堅貞傲霜雪蟠屈肖龍蛇  
清吹搖動常聳然於塵壒之外鶴青田之種華亭之

啖故仙人相之有經輕舉之士跨之以遊四海者也  
今之寫真者必喜繪羽衣綸巾之徒徜徉松鶴之間  
唐人有詩曰祇應松上鶴便是洞中人言其標致之  
相似也又曰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言修心鍊性  
之人可以長生久視能與松若鶴俱壽也杭宗陽知  
宮天台陳悅道其門弟子稱為松鶴真人長身而古  
貌言哩而神閒為之詞曰

千桃李之穠華兮不如我之孤松彼睡三春之朝露  
兮我專一壑之風聽此以洗耳兮又何有乎牛鬪  
之聰百鶯啼兮萬蝶舞不如我獨鶴兮離襪其羽顧  
月池之在地兮各以影而自侶九轉砂成兮鶴頂同  
丹我鬢不凋兮松鬢長青何十八公之為夢兮胎僊  
夜鳴醉魂醒亦貞其心兮亦癯其形與我作朋兮俱

千齡

愛蓮堂雙蓮賦

為泉州市舶唐  
提舉伯榮賦

天地始判太極兩儀曰一生二老氏講之凡厥草木  
始生之時一芽兩葉一核二枝豐年之瑞民乃無飢  
乃一稻而二穗乃一麥而兩岐一花而結雙梅加以

鴛鴦之號一笋而挺雙竹誇夫鸞鳳之姿毀譽不常  
俗言厯辭甚者沅陵六榴酒泉十奈總一蒂而稱竒  
而又僻壤遐域未易究知我則謂兩手十指同一肝  
脾人惟一心而兩鼻兩耳兩目兩眇蓋此身血脉貫  
通則一為兩本兩為一用可以類推物格於和氣而  
秀異則一者雖殊至於萬而始於兩而所謂兩者終  
於相和合而不相離乃家天下人中國之磁基也繫茲  
蓮之獨柄兮其端並花而匹實一荷葉之所依兮一  
藕根之所出初紅藥之交艷兮陋對鏡之新粧玉連  
環而不可解兮尋角立其青房羅襪生塵金屐步兮  
前若後其芳躅脾吾膺而不悔兮肯媚匪人之足彼  
釋子之寶宇兮三其座而跣趺辱於次且之臀兮寧  
合志而霜枯牽牛織女天有星大孤小孤地有山伯  
夷叔齊採薇巖間人亦有之曰若是班耦嘉競爽儷  
美抗衡鄙爾叔孫魯國兩生廣受之退勝舍之清元  
方季方難弟難兄機雲靈暉詞翹詠英三王勃勳五  
竇鞏萃奎聚之後復有二宋二蘓而二蘓程持是以  
方茲蓮之菁、蓮若曰可者吾與之肩隨不可者將

莫吾之敢京也矧愛蓮之主<sup>人</sup>兮甫其字曰伯榮觀  
南海之縑貨兮忽中輟乎宦情曰畫錦其有日兮隱  
胥濤之故城等圃環夫菰蒲兮汀洲恍夫臨平羌叔  
出而季處兮極嗟予之至誠篤友于而共被兮決不  
摧乎紫荆異然箕而煮豆兮肖在原之鵲鴿感菡萏  
之效祥兮各其萼而共莖三槐多一兮媿厥茂五桂  
減三兮同爾貞亂曰騷翁墨徒評葩嘲卉或繇或條  
同心連理脂塗粉傅婦容是擬我獨不然削冶刊膩  
娥皇女英弗取為比而况於二趙二喬之瑣尾者乎  
故專以大丈夫賦茲蓮不然則何以謂之花君子

海東青賦

大德三年己亥七月十三日

皇帝命榮祿大夫高公興為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事五年辛丑二月十九日驛使爰來有海東青

之

賜於杭之錢塘門外昭慶教場遺基築亭鑿池以  
養之紫陽方回撰賦一首拜首稽首言曰

詩不云乎涼彼武王燹伐大商羗削平乎江南一

四海而康莊既

聖神又

文武兮仰於赫之

先皇詩不云乎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大元亦有其人兮森天矯以騰驤亦非熊而非羆兮

視周室而有光詩不云乎假樂君子率由舊章維

嗣聖之龍飛兮儼四方之紀綱宜安民而官人兮受

福祿兮無疆詩不云乎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茲舊

人之是用兮闢四門而排閭奮羽翼而橫絕兮鬱

留皓其相望繫海東青之為物兮產倭兒之殊鄉

氣吞鵬鯨兮鷲百鷗鷲眼流星而掣電兮勁翮刷

夫秋霜遼東之東兮一夜渡海數千萬里兮頃刻

刻翔彼天鵝之峻極兮磨日月於九蒼青一舉而

直上兮擊其腦而流漿鵝有時而亦點兮欲落地

以潛藏青三左而三右兮徑殞之於沙場萬騎睨

其墜處兮羣駿奔而取將極腴甘之可口兮匪人

臣之敢嘗供

九重之

御膳兮曾不數天駝羊

萬乘躬幸於獵藪兮據玉鞍而飛驪驕相此青之爪

若甯兮猶忠臣烈士之材良

天厨鬻飼之

禁御兮珠臂鞬其顏行

國家賴英傑之力兮其報亦有以異乎尋常倚我

定翁武烈傳芳簾垂元祐族大以昌克佐

聖元紀於旂常南斗之南窮夫海洋千百頭其鰲魚

兮迎公舶而徜徉凡天戈之所指兮威振武夫八

荒沐雨露以潤澤兮胥枯起而槁昂占臘而闔

婆兮俾悉梯而悉航歲在辛丑春日載陽乃錫此

青來自

上方寺扁昭慶門出錢塘乃毓此青羶肥臙腳不

築夫亭之高兮何以為青之燠不鑿夫池之深兮

何以為青之涼萬品植以名卉兮千株培以垂楊

纍洞庭之甘橘兮挺渭川之修篁有梧桐松檜柏

兮有芋蓂莢菰薑有蟬蜂蟋蟀而蛺蝶兮有鷗鷺

鷓鴣而鴛鴦鹿麋羔犢驪驢馬兮草為枕藉藥苗

為糧螺蜆鼈龜鰕蟹蛤兮鱮鯢鱠鮓鱸鯉魴環七  
墩而鼓舞兮萬頃浩其汪々匪娛已以自樂兮縱  
遊觀而豈遑敬

至尊之所賜兮方寸咫尺乎

巖廊念此青之號海東兮越十洲三島之渺茫豈  
三足鳥之精氣兮鍾異稟於扶桑日本歲以充貢  
兮尾高麗扶餘而樂浪自元貞而大德兮紹

烈祖之追相厥契獻于西旅兮來白雉於越裳致御  
象於趾猶兮舞虞廷之踏々斯物取其擊搏兮節

鯁直而性剛精衛欲填夫海波兮均之軀眇而心  
長貂之微兮能入虎耳化龍之蛇兮鶴乃可戕天  
生一物兮制夫一物後有弧矢兮前有豺狼想此  
青之大志兮吸擒月蟾而醢其腸

君賚臣兮有深意臣報

君兮永無央食吾芹敢獨美兮宜一飯而不忘亂曰

始浚西湖者李公泌續廣西湖者蔡公襄白公樂  
天之井佛家德水蘇公子瞻之堤召伯甘棠與我  
高定翁之海青亭五賢姓名千古香

天目山書隱齋銘并序

天目山洪君起堂求文識其書隱軒紫陽方回謹言  
君家先大父端明公平齋先生寶慶初為濟帥事斥  
史彌遠歸隱於書者十餘年端平甲午遂出為臺諫  
第一人淳祐辛亥回以左史呂公竹坡先生書謁君  
先父端明後崐先生於在所時為考功郎兼直舍人  
院以煩言去尋入天目山從之游館於至道宮時挽  
至飲席以所讀書字行指示所謂肯綮節目教  
之一日座間偶及淮閩賈似道姦詭詐譎特甚謂異  
日必誤國其先見之明如此世所不知今世所傳公  
與賈不合在淮東漕之後者非也公豈惟不合於賈  
似道以前諸相皆不合也故以是難進易退而常隱  
於書朝廷日少山林時多為一世正人區者幸獲  
末第則不可復見而公僊去矣大抵嗜美仕者必廢  
書閑居不仕必有讀書之暇是之謂隱於書本無他  
奇說也銘其軒曰  
太極儀象一畫其初積奇乾益  
偶坤輿龍圖肇始



鳥迹行餘縱橫上下左右實虛注  
字從意造文用言舒恒性王播道心帝臚典謨淵述  
誓誥枝疎三綱同軌六藝異閭姬田既耒孔畎攸鋤  
宰柄八設治經九摠麟感仁獸鳩歌摯睢百王藥石  
萬世菑舍周弗炎矣秦乃藝諸金馬天祿玉堂石渠  
漢大蒐采唐勤補苴胄庠儒館冊府仙居縹囊蘭揭  
緗帙芸儲服其黼黻佩厥瓊琚歐虞褚薛賈董嚴徐  
從列訪問相臣詔除安世三篋惠施五車負笈擔簦  
釋僑離疏刊削亥亥改更魯魚化漸島卉俗革戎鏐  
名達外史譯通象胥胡甘短製韓曳長裾避逃廊肆  
憇偃郊墟商嶺綺季蔡津溺沮簡編塞棟卷軸充廬  
經耕子鑿史畋集漁道咀德嚼理吸義噓市與有虎  
突寧無駕豆芋糲飯韭菁寒菹是之取耳豈不偉欤  
相如駟馬浩然蹇驢焉能免我孰敢侮予畏影滅迹  
剗名泯譽朱金糞土竹素瑤璵筮曰未吉姑隱於書  
月泉銘 陳深大博  
陳著之子  
四明陳汝資為婺州月泉書院山長將行紫陽方萬  
里為言月泉之義以送之

泉出於地天一生之月出於天日光所為月之照物  
明發於外泉之照物清在於內人之方寸其內至清  
至清無欲其外至明則兼有夫月與水之光者也  
蟾月之與水能照萬物之形而已而心之在我則能  
照萬物之理焉是故君子之學莫本於養心子方子  
回以告子陳子深

密齋銘

劉晦叔密齋方萬里既為記又為之銘曰  
時行物生機緘孰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老安少懷  
端倪莫尋聖人之道惟幾惟深生而知之如羲皇易  
洗心不用退藏於密學而知之如節之初言語為階  
魯是可疏性同氣異理一事萬氣有萬殊性則一貫  
補罅室隙疎者密諸矯弊揉偏其惟敬乎密之又密  
以幾於聖變化氣質而純於性爰在卦中卦在著中  
吾之心亦猶是也以應天下之  
疎通

趙觀父石心銘

予與趙觀父邂逅于倪淵道之舍其自稱曰石心謂

予銘之銘曰  
石之石木可以鑽金可以鑄火可以燃溜可以穿夫  
何故石物也心之石不可鑽不可鑄不可穿夫何故  
心非物也方寸之中有孔子不磷之堅而孟子所謂  
浩然者也嘻其觀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終身勉旃

謙山銘

易艮下坤上地中有山謙山高物也而在於地中高  
而能下者也能下於人謂之謙是卦也六爻皆吉而  
彖則又謂一謙而四益予先姑之孫劉子申所居負  
山予名之曰謙山且書而為之銘曰  
若古君子維正考父三命循墻亦莫予侮彼其不然  
一命而舞山雖曰高不至天地有高者臨山之巔  
謙歟盈歟吾子勉旃

普福觀鐘銘

宣授清寧抱一凝妙法師提點普福觀開山住持靜  
境居士周靜清築觀之十八年大德六年壬寅十月  
初四日甲子鑄鐘高七尺徑四尺有六江東道紫陽  
山虛谷居士方回為之銘曰

非氣無形非形無聲天以氣運形聲風霆草木動盪  
山川震驚海毓萬彙有蒲牢鯨蒲牢遇鯨厥音乃鏗  
鞞草為鼓不打不鳴槌以打之在人手擊鑄銅為鐘  
不撞不轟人手撞之響撼穹清十洲三島羣仙整纓  
大千世界弗夢弗醒幽陰黑暗罔魄弗寧器而不用  
空有器名有以用之始為器成特懸大器撞匪寸筵  
人手三合斯聳群聽紙之墨之萬卷仙經度而不讀  
疇通仙靈氣也利貞聲形元亨學我此道通誠復誠

東平張才卿謙齋銘并序

戒慎恐懼極恭致敬去高就下抱實若虛之謂謙然  
時義有六謙之不同全卦大象又不同何也以全卦  
及大象言之謙剝二卦皆五陰一陽而謙與剝三上  
相易剝之上乾之剝不盡者也今退而來三故曰天  
道下濟而光明濟互坎也光明艮也剝之三坤上也  
今進而往上故曰地道卑而上行謙剝一移換之間  
損上之有餘故虧盈變盈害盈益三之不足故益謙  
流謙福謙好謙其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皆取象三  
上相易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則專指下體艮之三尊

於一三艮止也所以光山雖在地中而卑然誰能一  
蹴而越之謙之極致如此非以盛德居大位未易臻  
此若夫時義六謙之不同則當以無位有位論九三  
陽剛正而不中功臣之位也艮體之上知止則可韓  
彭英盧不終光武功臣皆保其身先儒以周公當此  
一爻非吾儕所敢望也六四相臣之位也其曰撝謙  
功臣謙於下柔君謙於上一舉手間不敢忽則吉也  
亦非吾儕所敢望也六五柔居尊位而陰虛故曰不  
富惟謙也故不必富有力而能用四與上之鄰在二  
不應或猶不服利用侵伐謂謙德之至天下莫敢當  
也非人臣之事也上六居高亢之位其曰鳴謙固有  
聲矣而內應於三私也虛象也實象則以之用兵不  
可以大得志也然則吾儕為士則當用初六自牧之  
謙自之為言自己之學賤而在下無事任無功業無  
可矜伐戒慎恐懼如牧牛羊自鞭其後此吾儕之所  
當為也六二鳴謙以謙著聞士之已仕而為在下之  
臣者也於五無應則未必見知於君上三剛乘我則  
勲閥之臣壓乎吾上柔中而正則上不干尊位近不

阿權勢貞固自守中心泰然此一爻乃東阿張君才  
卿平昔之事也才卿名宰相孫仕中原嘗字民百里  
佐幕二府過江一為學官棄之今年六十有二以謙  
得名信乎鳴謙貞吉者也昔吏今民鳴謙貞吉未之  
敢希則姑為初六之卑以自牧者也愚讀易有年茲  
不揆緝諸家之說求教於才卿而銘曰  
君之學謙之初愚昔也窺無所為之謙也自克自治  
省躬修己愈下愈卑君之仕謙之二愚昔也知有所  
聞之謙也無應無隨守道循理不高不危學而仕  
而學行止以時愚老矣不復仕則於初爻之義退而  
求之

箴

進德齋箴

凡物必不可無名有可以一字名者其有不可以一  
字名者則不容不以二字名易六十四卦聖人豈不  
欲皆以一字為名然噬嗑中孚同人无妄之類皆以  
二字為卦名意義貴乎足而無餘則名不容不二也  
人名州名縣名山名水名城名鄉村屋舍器用名飛

潛動植凡萬物之名皆然士大夫齋名命意取義豈  
可不足實字而一言不若加虛字為二言而足之也  
惟仁與義若可以一字名如仁人義士云者若道與  
德以一字名則道人德士流於異端矣必合如程氏  
之明道先生晁氏之昭德先生以上一虛字為用力  
之地然後可儒者之學性命心氣當致其知單舉特  
標曰性齋命齋心齋氣齋可乎杭人陳吉甫以德名  
齋予友張仲實為作記其說固亦雅矣予謂德之上  
當加一進字曰進德齋必如此而又如張文潛所作

進學齋記以用其進之之力則得其所以為德者矣  
仍為之箴曰

欲為仁人當居乎仁欲為義士士當由乎義仁人義士  
成德之名居仁由義所以求進乎德而底於成猶之  
道也揭以道堂道宇道館道室之號乃老子之所謂  
道耳吾儒則修道而後可以深造故昌黎於彼曰道  
其所道德其所德將合仁與義言之則進與修不可  
以不力

熙廣也心廣體胖可也自廣狹人可乎熙和也和順  
積中可也和節可乎武林蔡君潭浚父魏冠褒衣  
周規折矩其居無山而榜曰熙山有山無山不足計  
熙之名義不可不講也人惟有一心而天理人欲異  
焉如是而為天理可廣也不可狹也可和也不可哂  
也是之謂熙之善者也如是而為人欲而廣充之而  
和同之則其所謂熙得無不善乎紫陽方回為之箴  
曰  
一字二義一心二岐一理一欲一公一私此疆彼界

其間毫釐曰廣曰和古以訓熙浚父之山熙以命之  
可廣而廣無自狹其當和而和罔敢哂而如秋宇廓  
如春日遲曠放迂濶浮蕩娛嬉此則不可宜克宜治  
靜養動察惟敬之持欽哉熙哉如之何勿思里萬里

一齋箴并序

伏羲畫卦始初為一畫蒼頡製字厥初亦惟一字伏  
羲之一為奇為陽為剛為乾復配以一則為二為偶  
為陰為柔為坤揉其一而圓之為天圓折其一而方  
之為地方降而加之為兩儀為四象為八卦為六十



四卦為四千九十六卦而萬、無窮焉一實為之祖也蒼頡之一橫其一則有中有東左有西右縱其一而交之則為十而中心為中東左西右南上北下四方之位判焉加以四圍則為田而井田之制出焉帝王建國其中為都臣庶立家其中為堂而負北嚮南左龍右虎之制出焉近之為尋丈遠之為千里萬里萬、里無極為一實為之主也然則伏羲之一即蒼頡之一而一畫之始一字之中乃天地人之心歟雖然論一之形畫與字是也論一之理心是也心之一敬是也誠是也敬之終事為誠、之始事為敬故惟精惟一終始惟一協於克一聖賢屢言之至近世諸大儒有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而又云不貳以二不參以三盡之矣故一分造化心起經綸君子以為名言吾州祈門友人汪君元卿其祖母吾宗伯吏部秋崖方先生之姑其姑嫁秋崖先生之弟生子貢孫與予同壬戌榜其從姑嫁秋崖先生壬辰別頭甲科文章氣概名天下元卿學問有所自來比卜寓居於金陵之北門扁曰一齋予輒以此發其一之、義

而箴之至其依郭負村穿池築圃山竒水異竹茂樹  
密風高月朗烟化雲變之狀予尚能一詣其所為大  
篇以賦之箴曰  
伏羲之一畫卦攸始乾允離震巽坎艮坤皆根諸此  
蒼頡之一製字所起二三四五六十百千萬俱出於是  
字即是畫：即是字一字中間天地人心厥象著矣  
聖安而行賢者克己不左不右不南不北不偏不倚  
執中傳心敬耳誠耳以此求仁以此求貫道以此窮  
理天以一燾地以一峙人保比一方寸之內純粹精  
美變化百為酬酢萬事苟以不一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於斯一齋左圖右史一在齋乎一在心乎告于汪  
子

古齋箴并序

孔子定書始堯舜皆曰若稽古則此所謂古在堯之  
前至繫易推言伏羲神農黃帝又曰上古穴居結繩  
則此所謂上古又在伏羲之前即堯夫經世書堯即  
位甲辰至今壬辰僅三千六百四十九年耳數兩算  
沙古事何極而况堯以前之古乎經世以十二萬九

千六百年為一元一萬八千年為一會三百六十年  
為一運三十年為一世堯之生當已會一百八十運  
之末去混沌始分之時已六萬四千八百年其果然  
乎漢書謂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  
九年又謂漢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  
十七年宋有一家星書謂上元甲子之歲日在虛宿  
四度距景祐元年甲戌積一千十五萬四千九百五  
十年劉道原通鑑外紀則謂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  
六萬年以此數書相較皆不可強合然則堯以後年  
數可考堯以前年數不可考以孔子定書繫易之意  
為法古之可以細考者自堯始古之可以畧考者自  
伏羲始伏羲以前之古鴻濛希夷先儒盤古之說自  
不乙端其莫可考也夫其亦不必深考也夫濟南張  
君受益嘗以喜聞過名其齋予為之記又別為古齋  
以扁其燕居之室而求箴焉予再四叩其說則曰吾  
之所謂古不如是拘於年數之間也願吾之好古  
有三專心致志者得之讀觸甘興懷者得之游寄情  
寓意者得之玩古莫古於書籍易起一畫書首二典

詩美刺春秋褒貶吾精覽熟復以此四經為據決諸  
子諸史諸集之醇疵是非三禮惟儀禮古而不完周  
禮為劉歆竄改禮記雜漢儒言不純古近世朱氏四  
書吾服膺焉以窺關洛之正傳異端邪說莫我敢伺  
庶幾見古人大旨此一古也得之讀者也非專心致  
志不可也古莫古於山川過鄒魯而知孔孟萬世永  
賴登泰山而想七十二代之封禪與夫秦侈漢誇今  
皆安在堯平陽舜九疑禹會稽后稷公劉幽卽文武  
豐鎬吾采其風聲而究其所以治周九鼎輕而七雄

並馳夕陽亭一言而十六國迭起六朝宴安於江沱  
五季僭竊於遐僻吾臨其戰爭之場而弔其所以亂  
齊景公不如西山之餓夫爾朱榮不如湍石之巖子  
勿拜之棘不唾之地其骨朽其名芳此一古也得之  
游者也觸目亦豈可少哉至如古器物之好則王通  
嘗失言焉其言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  
器可聚也道如之何而可聚先儒固以此譏河汾  
之不知道矣聚器之弊世誠有之古王者有天球河  
圖赤刀琬琰離磬崇鼎諸侯有夏后氏之璜封父之

繁弱以為鎮國之寶後世不復知此陳庭之矢汲冢  
之簡岐陽之鼓豐城之劍以資博識可也韓宣請環  
於子產魏王求玉於吳質顧凱發羽化之驚桓玄輟  
寒具之設則少慙矣故蘓眉山於石幼安之畫苑王  
晉卿之寶繪堂直以為二子之病作記以諷之淳化  
閣帖黃長睿疵其半偽宣和博古圖洪景盧笑其多  
訛近日法書名畫以木刻御府名家印罔利於市自  
米元章已為無李論而所至山水圖輟輟以為真李成  
吾於此別其真贋博觀約取度藏一二時出閱之朋  
友取去亦無顧惜此又一古也得之於玩而非玩物  
喪志之謂亦吾情之所寄意之所寓而已非真有所  
執著於其間也然予深知受益之為人當於古人中  
求耳勗古心行古道於古誼尤高急人之私如救焚  
溺揚人之善如甘飴蜜又有在於三好古之外者願  
今人未盡知也箴曰  
古書籍兮吾其讀朝明憲兮夜殘燭喘噤雋永兮梯  
高丘感慨惻愴兮矐吾眸古聖賢之蹤可追兮吾捨  
是其將焉求古器物兮吾其玩畧離報益兮析豫楫

渙吾聖師觀於廟兮感歌器而永嘆苟貪多而闕靡  
兮則未有積而不散蘭亭之閱於群才兮不知知一旦  
有蕭翼也世已無昭陵之真迹兮又焉知復有定武  
之石也形而下者有盡形而上者無窮無窮之古撐  
腸飫胃有盡之古盍相與一笑付之太空之風

### 勉齋箴

易稱伏羲神農黃帝書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暨周  
衰而有孔子自天地開闢以來歲年亦久矣生靈亦  
衆矣而人之得號為聖人者不過此數人而已惟聖  
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生知而安行者也下聖人一  
等則必擇善而固執學知而利行故論語一書無非  
聖人所以勉學者與夫學者自勉相勉之言今之人  
既不能自勉又不能交相勉間有一二能出一語以  
勉人則或者聞乎勉已之言深以為諱如是則甘於  
自愚而又相率天下之人皆為愚人而後可也潤之  
金壇張君光遠德輝其先高祖本濟南人是為南渡  
文簡公諱綱名臣也今德輝以勉名齋與黃文肅公  
之齋名適同古之命名而同者多矣於齋名乎何嫌

紫陽方回為之箴曰

騏驥之不行兮不如跛鼈之千里荆軻之猶豫兮不

如蜂蠆之有尾飢食渴飲人禽同兮所不同者精義

而明理辟穀服氣而長生兮寧朝聞道夕而死井九

仞而不及泉兮山未成一簣而止浚之深而崇之高

兮亦在乎勗之而已生知上聖固懸絕兮抑堯舜與

人同耳愚可明而柔可強兮毋自咎乎質之不美。

噫美質故易得兮唯至道其難聞學者之用其力兮

非苦骨而勞筋初旁收而並蓄兮博載籍而窮典墳

外資師而取友兮內紬繹於心君又繼之以明辨兮

羌縷析而毫分四者至而誠不篤兮將無墮於虛文

致其知雖多途兮望聖涯尚其無垠惟力行以終之

兮在克艱而克勤。嗟予求道之荒唐兮夜若夢乎

壇之杳覺而發其遺編兮童讀之雪領自說樂不愠

至知命兮垂萬世之深儆聖所以勉乎人兮庸可求

仁而僥倖顏拳々於四勿兮曾攷々於三省賢所以

自勉兮尤務理直而欲屏在子張之十九兮或交勉

之互請益苦口起死於膏肓兮而甘言平地之機穽

○嗚呼噫嘻物則秉彛兮人而不仁今之淺夫兮以  
藝自珍小數狎物兮大閑踰身擇術未謹兮立言未  
醇眩耀夸毗兮張皇鋪陳一語規之兮作色怒嗔不  
勉而中兮惟古聖人汝不自勉又不欲人之勉已兮  
是之謂橫目之凡民

觀省齋箴

善於觀天下之人不如自觀動於省天下之務不如  
自有是謂近觀內省觀猶淺也省則深矣是者如此此  
非者如彼或善或不善觀而見焉故曰觀之力猶淺

也是者吾克廣之非者吾克治之必為善必不為不  
善省而擇焉故曰省之力則深矣此聖門心學也三  
衢毛居士頴以觀省名其齋紫陽方回為釋其義而  
寓之規曰

心之未發鬼神莫窺寂然不動罔云罔為君子於此  
奚力之施敬以直內儼然若思心之既發矢去川決  
川不有防矢不有括十目未睹獨見而察慎其獨也  
古之心法我觀我心幾微之間我有我心非有二天  
視其所萌審而後安此所以樂行憂違而慾淨理完



者歟

稱隱齋箴

吾友汪君巽元讀書之所曰稱隱山房因為其齋作  
箴焉物有輕重事有是非才有高下量有廣微銖兩  
千鈞拱把十圍或塵而眇或嶽而巍了然吾心不露  
其機猶此之局鍵此之扉以區別品藻莫之敢違而  
所以抑揚低昂亦莫或窺吾之幾也此聖人之能事  
而賢者之所希蓋取舍與奪默識于內而臧否毀譽  
罔顯于外能隱而不能稱則表裏一歸于聾聵能稱  
而不能隱則黑白察者亦非所以避憂患而遠害  
是故胷臆貴乎明而言論褒貶不可以不晦噫此巽  
之所以行權也在昔繫傳九卦三陳巽以終之此一  
德也以處事接物待人自履至井有八德焉先以此  
反已修身八為經以窮理而盡性一為權斯精於義  
而熟於仁不然賈而已耶豈不能用權較錐刀  
之利卒為凡民

熟齋箴并序

天之生物時至而熟百穀百果加灌溉之功焉則其

熟也為尤美人之食物用物資於人力而熟烹庖牲  
牢煎臠魚鼈醞曝酒醬調脯鮓醢燠煨榛菽芋栗熬  
煉脂膏蜜飴炮炙附烏芥苓鍛冶金鐵銅錫煮治絲  
帛織素矯揉皮草筋角得其所製之方所造之術而  
劑量斟酌之則其熟也為尤精其有習於當世之一  
能一技而熟者古之人如伯牙之琴由基之射郢之  
斤扁之輪痾僂丈人之承蜩庖丁之解牛扁鵲秦緩  
之醫季主唐生之卜以至近世張旭之草書裴旻之  
劍舞米嘉榮之歌韓擇木之隸李陽冰之篆吳道子  
曹霸韓幹之丹青董元李成范寬之水墨諸葛鼠鬚  
之筆李廷珪潘谷松煙之墨皆造玄極微以名於世  
雖邇日兵火更草善書善畫善奕善算善方脈善占  
驗善說虞初九百亦往；不無習熟之人而予嘗評  
之矣熟天之生物而至於美有人焉畦叟園丁能之  
熟人之食物用物而至於精有人焉竈爨老媪市井  
淺夫皆能之熟當世之一能一技而至於造玄極微  
亦有人焉然未必皆吾儕士君子之所可能也苟如  
此則吾儕士君子之所熟者其將果何事耶潼川楊

廣文剛中以熟名齋紫陽方回為箴以遺之蓋以明  
夫學聖賢之學者其所熟在此而不在彼也箴曰  
德成而上士而熟其所當熟其不為聖賢者幾希藝  
成而下士而熟其所不當熟則將無君子之棄而小  
人之歸雖然熟於一藝閭閻之人足以養其身研於  
性命道德之學而熟於仁乃不免顏原之賤貧嗚呼  
吾寧熟於此而賤貧不願熟於彼而為閭閻之人

齊希說道存齋箴并序

格物而物格致知而知至上用力下見效也齊君希  
說以道存名其齋其義甚大若曰存道而道存可乎  
飲食起居道未嘗不存百姓日用而不知學者欲用  
力以存道而見道存之效非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道亦不在器之外老莊民<sub>氏</sub>以  
道德而毀棄仁義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為道而不  
以日用常行為道似乎以有形有聲為累而欲返求  
乎寂滅恍惚歸於無形無聲所以齊彭殤一死生吾  
之所謂道當然之理必見於事本然之性必發於情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立於天地之間而萬

世不相紊也道在其中也希說於事之所施行察焉  
必不違乎當然之理於情之所著見察焉必不戾乎  
本然之性由人已俱不睹不聞以至於己獨睹獨聞  
一以敬存其心則可若乃泛然立名謂吾存道而道  
存則渺茫闊大無所據依憑藉以為深體力踐之地  
被異端所謂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道存者無其  
事後世禪學有此無儒烏有是哉此之存亦非彼之  
存也故為詩以箴之曰

我飯一盂我飲一觴我衽我衣我寢我床適口安體

弗喪厥常道在於斯罔有不臧事君以忠事父以孝  
夫婦閨門朋友學校兄弟弟恭是謂五教契為司徒  
上行下效日用常行道無不存不於堯明不於桀昏  
視聽言動此以物言四非四勿乃以則論曰情之性  
曰事之理曰物之則顯用微體匪珠匪玉可置可匱  
我存我心敬而已矣

遜齋箴并序

遜一作孫順也易云巽入也曰巽德之制曰巽稱而  
隱曰巽以行權其義奧而博文王三陳九卦之終事

未究也音同乎巽而字別曰遜則其義止於謙退不  
競而已士之務進彼者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然順而  
遜亦可以為成人矣濟南馬君名克敬字順之而又  
以遜扁其齋其將以造於易之巽者乎紫陽方回為  
之箴曰  
儉而不奢謂之遜崇愷之步障不如平仲之豚肩也  
退而不爭謂之遜陽勃之漚池不如伯倫之鷄肋也  
謙而不伐謂之遜季路之率不如趙文子之叻也恭  
而不傲之謂遜原壤之夷不如正考父之僕也名曰  
敬主於內遜之根字曰順行於外遜之文於斯扁齋  
曰遜入聖門然則上天下三十年始得一州教則何  
其難於仕也仕之難如此而况敢望乎達之易乎仁  
近詩名滿世自有垂百世而不可朽者仕之達外物  
也何足控搏而芥蒂回訂誦所聞以為別贈

虛谷桐江續集卷之二

序

後樂集序

紫士陽

方

回萬里

三代而下宇宙有離合之異人才之消長亦於是判  
為周之季也離為戰國至漢而復合故漢初人才與  
七國不同漢之季也離為三國兩晉南北至唐而復  
合故唐初人才與齊梁陳隋不同且如五代之亂極  
矣汴梁一旦混一則人才亦與八姓十三君時不同

然合之愈久則人才又與始合之初大不同蕭曹韓  
彭房杜英衛經濟之相戰鬥之將固甚盛矣猶未也  
漢至文帝始有賈誼唐至高宗始有陳子昂汴梁至  
慶曆始有范希文痛哭流涕之疏過秦之論在董仲  
舒之先感興之詩在李杜之先服中所上萬言書在  
歐陽永叔之先學問得聖賢之緒而文章草衰世之  
風各為一代宗主自此三人者始今日之天下合亦  
久矣將相豪傑志於功名之士為不少攷論道德學  
問文章之士僅得數人而老山張公其一焉比獲讀

公近集名曰後樂豈非有志於范希文之所為乎蓋  
賈陳范三鉅公所論著皆憂天下之言而公所作亦  
多憂天下之言雲南西夏遼東人所憚往公寧寧輕其  
軀不輕其官故舊死喪戚嗟悲慨弔嫠堅孤屢形諷  
詠其忠襟義概若此天下之憂人所不憂則吾先之  
天下之樂人所欲樂則吾後之此公之大志也詩格  
律高步驟闊骨骼崢嶸神采飛動學問文章追前修  
而開後學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公燕人名雲鵬  
字鵬飛嘗為監察御史察訪外臺彈治大吏風采猶業

業云

夏推官仁玉談星詩序

古之知星者觀天象而知人事所係甚大故巫咸甘石之占至晉隨書天文志而備以李淳風為之也至天象新書而大備以奎運方隆諸館閣老儒為之也今之知星者民間有三辰通載之書日月五星七曜之外又有所謂紫微羅計無象之四曜摠為十一曜以推人命貴賤吉凶而已其學出於里巷至為微瑣故褒博者或羞之漢太史公有言文史星曆卜祝技藝上以倡優畜之近制挈壺保章靈臺之職職異其官稱不與士流齒夫觀天象知人事所係甚大者其待之猶僅如此則以十一曜推人命貴賤吉凶至為微瑣者又將如何此所以挾星術而邀公卿之門動輒有別趾絕弦之嘆非歟雖然果儒者也要自與常人異高辛重黎放勳羲和其來久矣如司馬遷八書天官止其一耳其博物洽聞非申須裨竈梓慎卜偃子韋史墨之徒可得並也柯山夏君仁玉瑞卿本里選佳士其鄉先達徑畷徐公甲辰省魁書時文能疊



調之前後場屋經賦魁作亦皆能品藻其然否早題  
鴈塔可齒鷓行而不得已以星術鳴故予贈之詩曰  
舊業三元賦新功百中經謂其術乃儒者之術非日  
者之術也予嘗為之說曰江湖間人一藝足以自養  
使胷中無古今筆下不能五七千百則雖真草逼王  
鍾謂之書傭丹青妙顧陸謂之畫史瑞卿知星乃今  
之季主君平非索隱太玄之君子其何足以知之南  
北名人詩存其佳者為之序

送余希則詩序

已見徐徑畷  
太極講義跋

拄笏亭詩序

古笏有玉象魚須竹本之異人臣於君前以備指畫  
又以記事進而敷之退而行之懼其有所遺忘而實  
又以肅手容也晉宋以來謂之手版王子猷不顧府  
公料理之問以此拄頰直視西山謂朝來致有爽氣  
高懷雅趣不在於區、名位升沉得喪之間而在乎  
泉石之濱林樾之下烟霞猿鳥之外斯人也豈可以  
典午氏清談者流少之哉燕玉泉山之南十里金水  
河前翰林直學士兵部郎中羅君漢臣家焉昔者年

未四十上鑿坡直蘭省去要路可一武耳乃作亭於  
家以望燕之西山名曰拄笏退食之暇必相羊乎是  
而有去官之心既而果棄其官十餘年不復調今天  
有官君子之身乘之以軒輿戴之以冕弁束之以紳  
帶佩之以印章華之以組綬亦榮矣導之以旌祭呵  
之以甲卒擁之以騎吏手之笏其榮身之一物也庸  
人淺夫傍觀乎貴公顯卿之備是物者則必咨嗟羨  
慕以為榮而不知官海名途波濤險阻出於不測亦  
坐是數物者以致之當是時欲去數物而不可得不

啻若綴纏桎梏之纏其身也何榮之有故有叩天子  
之庭曰還陛下此笏者有作為韻語曰抽手版還丞  
相者漢臣其有見於此非歟雖然無長往之理古之  
去國者賜玦即去予環而還使可以垂紳正笏不動  
聲色措天下於春<sup>春</sup>山之安漢臣焉得辭是亭也前參  
知政事在山商公孟卿書扁中原詩人題者多矣紫  
陽山人為之序

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其生也有位於時而無以及乎人庸人甘之君子恥

焉其歿也無足以利其子孫而有可以傳於世惟君子能之庸人不能也予友陸公太<sup>初</sup>登寶祐四年進士第當開慶景定咸淳德祐之間六任選僚改官一作作縣兩遷京局以死勤事僅得一外府丞時則前丁後賈濁亂天下戚宦誓御之所盤據工技胥隸之所依憑無功之庸將不才之狎客狙狙妾婢之執政侍從臺諫權薰勢膠相視自都而材碩俊茂如太初曾不得一齒朝紳之後此於太初無足憾者太初之歿今九年矣田廬苟完孀孤子立予訪其家得曉山烏

衣圻南二集及曉山零藁詩凡七百八首每讀之未嘗不泣然泣下不知其丹鉛幾車塗乙幾紙而後有以納於中也不知其嘔心幾晨搔首幾夕而後有以咄於外也不知其口幾吟哦手幾詮擇初去什七後去什八而後有以存之至今也錢塘湖山金陵臺闕故里荒墟光疇野坂古寺修竹敗驛寒燈昔也與予太初幾倡幾酬意者當相與老於紫陽烏聊之下而太初遽忍舍我去乎太初詩刻<sup>若</sup>深切氣凌物表而凍澗枯槎霽字孤籟務為擊斂予浩汗放肆終身媿

之嗚呼太初不可得而見矣無位於時不足悲有可  
傳於世猶足幸自乾淳以來誠齋放翁遂初石湖千  
巖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追盛唐過是則永嘉四靈上  
饒二泉懶庵南塘二趙為有聲又過是則惟有一劉  
後村亦號本色而不及前數公海內詩人如太初與  
予良不為少而無前輩大老如歐蘓者立斯文之幟  
以表倡之則世道之晦而非吾徒之羞也曉山者太  
初書堂之扁烏衣圻南者兩都仕邸之所寓故以名  
集佳章奇句摘一二書於左方蓋將以勸後學而亦  
非故人之私誼云

李君章虛亭舟詩序

古之作者以義制器後之述者或以器明義或以器  
取義姑以舟言之聖人始作舟檝木上水下其義蓋  
取諸易之渙此制器者之初事也義者理也理無形  
而為物之體器者物也物有形而為理之用故善言  
義理者必於器物有稽焉中孚之卦下澤上木利涉  
大川乘木舟虛此孔子以器明義也四畫外實二畫  
中虛舟之中必虛舟之外必實故可以濟巽上為順

兑下為說上順下說必濟之道也然其所謂利涉者  
豈止於踰江越河而已哉濟天下國家之險難者容  
之以虛輔之以寔上與下順下與上說亦如斯而已  
中孚之虛舟非果有舟也乃若莊子山木外篇則有  
虛舩觸舟之說一舟方濟於河而一舟衝突以來非  
有使之者也彼空、無人適然相值故舟之方濟者  
不以怒夫舟之來觸者寓言以虛舟取義欲夫人虛  
己以遊於世亦非果有所謂舟也予友張受益言其  
友李君章為亭於寓屋扁曰虛舟其有取於孔子之

虛舟乎抑有取於莊子之虛舟乎士大夫競為歌詩  
以美之從孔子從莊子然則器一也而義不同書之  
作舟行舟詩之栢舟楊舟、同也而義則異湯之盤  
武王之席自常人觀之一澡器耳一寢器耳盤銘曰  
日、新則有進德之義焉銘席曰恭則壽則有謹獨  
之義焉至於觴豆凡杖莫不然今之為居處燕休之  
所者能言之類相與為比興體以發其名義亦猶是  
也君章之為是亭願有二義出而用世則當如中孚  
之虛舟以拯物處而避世則當如山木之虛舟以善

身諸為是題詠者又不止於此二義有頌焉有規焉  
俱虛受之可也君章博習好修負才名其不處而出  
也必矣斯舟也受益其相與維楫之

俞鑑山月相士詩序

相人之法莫精於孔孟人焉度哉孔子兩言之孟子  
申言之曰視曰觀曰察孔子有三法曰聽曰觀孟子  
有二法今之相人者能之乎相形最多端堯眉八彩  
或曲眉或長眉相眉也舜項羽皆重瞳子或方瞳或  
蠡目或豕視相眼也漢祖隆準或鼻如截筒或鼻有  
丘山相鼻也老子耳竅容麥或耳有毫或耳白於面  
相耳也越王鳥喙或口容拳或口角朝天相口也齒  
如編貝唇如激丹相齒唇也胃有三丘背有六甲相  
胷背也仙有籙骨佛有鎖骨相骨也膚如凝脂肌  
若冰雪相膚也或鬚髯如戟或黃鬚必大奇相鬚髯  
也或身有奇毛或髮下垂至地相毛髮也顴頰頤額  
頭項手足音聲行步睡卧起止誌慮文理涕咳遠近  
爪甲修短峻牝便洩莫不有法而相氣色為尤難其  
說出於素問氣有病不病在內色有佳不佳在外會

黃池者由食而色墨有內憂也望八公山草木者憮然有懼色氣內喪也故五色之中黃為最吉病人之黃有穀氣也凡黃而又明皆喜氣也雖然此所以相貴賤憂喜凶吉也孔孟之言乃相君子小人之道也山月俞君鑑舊精數學今改專許負之學舊說裴晉公相法本不貴以蕭寺孤女玉器事有陰德遂至將相則今之相人者又豈可執一定不易之法哉孔孟之法以為君子小人之權衡者又豈可不少知贈君詩者各有其說是為序

孟衡湖詩集序

延平祝公輔自上饒過予武林言郡太守孟侯之賢所賦詩出諸生爭傳抄僉議梓行之便舊歲甲午春侯迎親如霽相遇湖上平生凡三見矣侯日誦所作而予筆之既又得侯近策與一見再見時大異慨然嘆曰陶士行石勒所畏有孫淵明謝幼度破符堅有孫靈運侯家忠襄公前甲午夾攻懸瓠滅之亦有孫能詩與陶謝家而三焉武則極天下之武文則極天下之文何其竒也然則此獨論其家世適相似云耳

易書詩皆詩至於唐人自有正脉亦已有定論聚奎  
以來崑體盛行而歐梅草之爰及黃陳始宗老杜而  
議者署為江西派過江而後呂居仁陳去非曾吉父  
皆黃陳出也淳熙中陸務觀出於曾吉父而與尤延  
之乃俱似王介甫惟楊萬里蕭東夫深造江西范至  
能韓元咎張武子自成一家朱元晦續聖賢之緒詩  
尤粹密不意學禁息而時好乖七許渾五姚合哆然  
自謂晚唐彼區區者競雕蟲之虛名昧苞桑之先兆  
遽以是晚人之國不祥莫大焉詩道不古自此始乃

後獨有上饒餘杭三趙守正不變餘皆種淺襲陋隨  
俗而靡者也侯之詩得之於氣質之聰明成之以學  
問之精瞻秋之奕也專扁之輪也熟基之射也發無  
不中尚有淳熙元祐慶曆諸老之遺風乃若邪蹊偏  
門淫哀哇思非不盡其力也而終不能臻其極非不  
愈工愈巧而愈不似白首望洋不漸不頓視侯之得  
正脉而何如哉侯年甫三十有二名淳字君復其寓  
君曰衡湖齋曰能靜近世文章衰落此郡獨得文章  
太守郡學士友又能相與為不朽助吾道之將興也



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送張受益入都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朱子申之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愚按二子之言皆大有功於

學者程子始言天中言賢未言聖可謂孔門之嫡嗣朱子始言天地中言聖未言賢可謂程門之忠臣朱子訓舍為上穀而不訓舍字之義程子所謂不已不息不窮朱子所謂無一息之停無一毫之間斷皆所以為不舍之訓繪畫巧矣形容盡矣韻書訓舍為釋如手不釋卷如釋重負之釋常執持之而未嘗放下此其義歟二子訓逝之義曰運曰流曰生程子精矣曰往者過來者續朱子尤其精也在天則所謂逝者與道為體在人則所謂逝者學道用力而其所以

與道為體與夫學道用力者在乎不舍晝夜而已愚  
謂逝者之往於前來於後源：衰：無有止時其  
來也亦往也既往也又來也天地如此人豈可不如  
此斯之一字指夫不舍者而專言之也嗚呼微哉學  
者於學如左足行右足繼右足行左足繼前一波往  
後一浪來其能用力於逝而亦如斯焉殆庶幾乎此  
孔子所以勉夫士之希賢之希聖也朱子又謂川  
上章至篇終棣華凡十五章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愚竊嘆今之學者何獨不然以勉為諱序一文欲稍  
加收斂則嗔跋一詩令更用刮摩則怒小猶如此况  
其大者川也而不逝乎逝也而又中輟以舍乎省郎  
濟南張君謙受益與予論文和詩數年彼此苦口務  
相切磋期進是道考滿問選元台保任至入覲也又  
挾以俱以君之颯逸爽邁之才重之以有力者之推  
挽猶駕安車而行九軌之途猶巨舟萬斛乘長風而  
駛東流之江河榮顯不足言也古之贈別者以規不  
以頌敬疣贅川上之章以求教而又以君所聞還贈  
君地中有山之卦六爻皆吉君之名若字謹服行之

又安得有滿招之患乎此一勉也愛我者疾疾惡我者藥石君以喜聞過扁書室諛者麾之媚者斥之又焉得有面譽背毀之患乎此二勉也自古在昔先民有恪居今之世慕古之人君又嘗以古名齋不於其罷於其道古君子之稱不歸之君而誰歸乎此三勉也雖然川上之嘆逝前修以自勗能佩程朱子之遺訓以升孔氏之堂則此三勉者皆其枝葉云耳君行速不得舉酒酌輟神而姑託之空言

送汪復之歸小桃源序

秦皇漢武惑神仙之說竭天下之力求不死之藥，在我而於外求之以故為方士所愚讀司馬遷史記可知已班固西漢藝文志存神仙十家芝菌之書為服餌兼有導引按摩斷之以為索隱行恠後世如黃庭內景外景大洞真經西昇經步虛經定觀經大清經陶隱居真誥之類不一而晁公武讀書志以度人經為第一殊不知度人經偽蜀王氏時王喬之所撰也古書有七王喬而偽撰度人經者非周之王喬漢之王喬然則神仙其可信乎近世尊魏伯陽參同契

如六經之有周易然隋唐史志並無此書亦出於偽蜀孟氏時彭曉之所註朱文公亦嘗託名鄒訢註之喜其語言近古其答袁機仲謂參同之說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說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度又謂納甲之法見於今所傳京房占法火珠林所謂甲乙丙丁庚辛者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雖非為明易而說然易中無所不有蓋虞翻所為納甲圖見於朱子發漢上易圖乾納甲壬坤納乙癸月有晦朔弦望而參同契取以為進火候退陰符之術文公不以為非似謂世間有所謂神仙者其答蔡季通謂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弦望晦朔之異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上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下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昃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也此所謂酷好之者矣而感興詩乃云盜竊元命秘繆當生死関于以知真有神仙亦造化之一賊耳而况天地之間豈自古至今終有不死之人乎魏伯陽本文四篇彭曉分為九十章愚嘗細讀之彭曉本

無日月為易之文與唐本不同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以二十九夜月殘三十夜月盡言之此自是一家之  
說不合于易九還七返八歸六居彭曉夏元鼎所釋  
有是有非但魏伯陽果如神仙傳所云東漢末會稽  
人則所為四五言頗簡古而六言偶儷俳優間亦有  
重疊煩蕪處東漢人文不當爾其曰淮南煉秋石王  
陽嘉黃芽淺矣哉西漢書劉安誅死王陽能為黃金  
死而裸葬顧以淮南八公王陽之徒為真仙不讀書  
人即可欺也張用成平叔悟真篇即此契之註脚彌  
復淺近而夏元鼎之悟真講義愈淺愈近魏公之說  
一掃旁門元鼎之說其下手用功無異乎吐納導引  
般運之小術平叔台州人熙寧中從陸師問入蜀遇  
隱者為悟真八十一詩元鼎温州人寶慶中以小武  
官歷事山陽應純之五帥偽撰西江月十二者為平  
叔作其後死於色慾近人尚或識之惟魏公之文有  
佳者三十二章苴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  
朽故放為萬物寶乃蜀人押韻也六十七章植麥欲獲  
黍運圓欲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不見功七十章廣

求名藥與道乖殊七十三章牝鷄自卵其雛不金全語  
意皆佳用韻皆蜀音七十四章日潛道而沉彩月施  
德以舒光與上章男則背陽而向陰女則背陰而向  
陽乃似近人體製最七十八章自關：睢鳩至飛龜  
舞蛇愈見乖張一全章四十二句奇變可喜文之尤  
佳者騁力馳精多設譬喻只是一意男女不交媾不  
可以成丹二女同居志不相得是也東漢文恐不如  
此似乎出彭曉一手其間有太一乃召移名中洲功  
成上升膺籙受圖則不古甚矣班固謂天子乃以元

日受四國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參同契三年進退  
侯符而可以肉身上升所膺何籙所受何圖彭曉不  
註其所以然但謂太一乃修丹之主司也中洲乃神  
洲也世人初得道鏤名金簡於此洲膺受圖籙始上  
升也噫妄亦甚矣其內丹之法本其所稟父精母血  
升之降之煉其氣以奪造化而於仁義道德蔑一毫  
之修有以凡化仙之術而無以賢希聖之心可乎鍾  
呂肉身能飛章公權集記三村民能出陽神則竟與  
體為二物而有尸解火解水解又下之下而徐堅初

學記有崔玄山瀨鄉記以老子為十三聖師其學仙  
有三十六法似皆為魏公之所闢而吾真篇八十一  
詩第一第二首淺陋俚俗畧不見大丹之旨百歲光  
陰石火爍一生身世水泡浮與尾句無常買得來  
無落韻妻財拋下君非有罪業將行難自欺昨日銜  
頭猶走馬今朝棺裏已眠尸豈不太易其以七言四  
韻十六首象二八一斤之數絕句六十四首應六十  
四卦之數五言四韻一首象太一之數似無義理惟  
納甲之說未知魏伯陽用虞翻之圖抑虞翻返用魏

伯陽之圖予嘗於是作詩曰朝有讀書客過我携酒  
壺問我參同契汝亦嘗讀諸虞翻納甲法即是先氏  
圖伯陽竊其秘靜夜觀蟾蜍初八二十三艮兌丙丁  
殊上弦進火候下弦退陰符望盈仰乾益晦滅俯坤  
輿震巽庚辛對坎離戊己俱朔旦之日中交媾水火  
爐彭曉彼何人曉々爭魯魚可惜非易學欲飛血肉  
軀借易弄丹術鄒訢曷不誅是詩也必得罪於當今  
之修內丹者吾州小桃源汪君復字復之深嗜此學  
師江西段無心得其傳命之號曰月源無盡子見示

一火序二巨帙先天一氣金丹直指藥物斤兩火候  
卦氣三圖愚老矣年七十有一王半山所謂不服紫  
團參亦活到今日伏羲之易如陳希夷邵康節所傳  
者愚願學之魏公得先天圖之方位其一說也愚不  
敢學而書所以然送復之歸幸未死尚及見月源  
無盡子者化鶴於緱氏山頭未可知也

送柯山長黃正之序

柯山書院山長武林黃子正之辭將行愚愕然驚問  
始以雲臺祠官領袖此山諸生者非歟吁愚讀其墓

園集久矣生於嘉定乙亥年三十當淳祐甲辰為南  
宮第一人者乎是為晦靜先生湯公之高弟子授沅  
州教授告未下而上書擊史富之者乎右曹郎吳子  
良用陳傅良例泰州教授未上除太學錄以薦之者  
乎擢第之明年乙巳七月未赴教授而召試除正字  
者乎丙午冬遷校書郎而後去國者乎丁未之秋特  
旨改官者乎用朱文公之說擢第之六年己酉背文  
公之學而併詆周元公者乎壬子年三十八矣吳  
潛謝方叔相元日除著作郎都人有再來不值一文



錢之謠者乎夏四月面對秋七月再對言事私有在左  
右而遭特筆以斥者乎畏威省愆可也臨川之行不  
當往而往至郡不一月而罷者乎惡憊若晦可也攻  
蔡抗可乎善吳潛可也舉殺人之陳鞅可相任迷國  
之賈似道可入無乃不知人乎辛酉臨汀之除似道  
相兩年矣何以不位之朝乎豈嘗屢受似道閹餽而  
為其所忽乎迓者至而遽卒天為之乎子三人伯達  
仲忽叔夏長實名心亨祝也嘗為吾州戶稼贖三  
人皆卒無孫天為之乎嘗賜官田三百畝今籍入有  
司無有為立後者天為之乎善降祥惡降殃是必有  
得罪於天者矣嘗試論之周元公所謂無極與老子  
所謂無名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無常無欲以觀其  
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者不同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二字偶同而旨意異老子所謂無極配嬰見與朴而  
言欲自有而返於無周元公指理之無形者而言王  
弼引以注易之復謂天地雖大寂然至無是其本矣  
周元公之說不如此朱文公所謂無方所無形狀又  
謂無形而有理張宣公所謂莫之為而為老子何嘗

識此周元公始曰無極而太極次日太極本無極又  
次日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當合此三言而  
觀之無瑕無病真屬理精屬氣無極之真無形之理  
也無形之理行乎二氣五行之中而真精妙合然後  
為人即太極無形之理生而為有形之儀象卦以至  
於萬物也彼老子烏足以知之老子截有無為二而  
此貫有無為一也庚戌之講自首至尾無一句近道  
公肆詆毀以周元公為希夷氏之人以朱文公為傳  
註氏之學以莊列尹亢之誕誣濂溪以王鄭賈馬之  
陋誣晦菴豈非病風喪心之言至其自為繆論則謂  
一畫所以紀太極亂道莫甚焉一畫者兩儀之一陽  
也謂太極在一陽之中則可以為太極則不可又謂  
太極之體為乾太極之工為復體字工字畧無義理  
為地畫足愈畔愈夫合乾復兩全卦觀之復之一畫  
與乾之一畫異乾自一畫而至六畫其象為天而一  
畫非太極也復之一畫剝之畫而坤之下生一陽可  
以見天地生々之心此一畫亦非太極也卦之初九  
三十有二獨乾復初畫為太極謬矣太極者未畫之

前先具此理印子之所謂畫前之易所謂道為太極心  
為太極是也蓋斯人也始以涉獵朱文公書為時文  
後乃脅于湯漢而改從陸學湯漢未第為象山長乃  
後江西諸人以江西人之為臺諫侍從而至執政者  
推為山主以尊其學包恢自謂象山之徒而贊行公  
田流禍至今其徒以勢要脅四方學者從陸學而漢  
亦由此私擢省闈嘗著書以闢朱文公之書趙忠清  
公獎予斯人太過近世人物狃者多狂者少斯人狂  
者也故敢為而無疑敢言而無忌憚鄒道卿諫元符

后南遷涕泣田承君謂大丈夫所為不止此攻史一  
疏終其身取名享利已非中道又况因都堂背誦程  
文而有所激不足為高嘗謂朱文公平生所為率多  
於古人而動累於後來何累之有孟程張後漢空川  
詩突兀險怪二程子師周元公豈可剗滅其師而遠  
引孟子又為詩侮鄒訢而憶陸九淵敢謂斯人學問  
未仰見周朱二先生脚板也其學徒惟徐直方一人  
徐琦曾子良皆不學狂生斯人既不能窮理盡性以  
希前哲又不能著書立言以貽後人死無年紀無後

天之所以殃之亦可見矣正之晚出恐未知前輩源  
流本末詳以語子直書不文持至書堂拜其祠膝可  
屈心不可屈也此文亦不必數示人顧子不可不  
知耳如有問者則曰紫陽山下老書生小畝年一紀  
今年七十有一

送柯德陽如新城序

戊戌以後

杭故多四方士而予久寓於是祖道贈言常有之曰

如某縣為教諭也曰如某書院為山長也曰如某州  
某府某路為學錄為學正為教授也今送柯君德陽  
獨不然德陽之行新城何氏以家塾聘之也天下郡  
國設學乃公家之師家塾乃私家之師一也而所  
以為師不同公家之師有司所選勢奪賄予未必皆  
實學之士故公家之師或出私意私家之師豈有父  
兄不愛其子弟而不選實學之士為之師者故私家  
之師必合公論况公家之師志在仕進私家之師志  
在藏修德陽以藏修為務而不以仕進為心過人遠

矣抑士之所學果何事耶八聖四賢暨濂洛關西學  
之祖也張宣公呂成公早世而書傳朱文公獨後死  
而書大備學之宗也黃直卿通釋陳安卿字義之外  
各有文集羽翼文公真希元之讀書記義理之根本  
魏華父之九經要義典故之淵藪又各有集百卷皆  
學者所由入之門也陸子靜直截之見雖捷而未盡  
道葉正則偏駁之文雖巧而不知道至於嘉定以來  
四靈劉潛夫之詩僅如姚合許渾則尤非求道之所  
尚世雖無之可也雖然又當知立己不可無規矩擇  
友不可無權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此五言也不可忽也立己之規矩  
也狂也蕩矜也忿戾愚也詐稱人之惡居下流而訕  
上勇而無禮果敢而窒微以為知不孫以為勇訐以  
為直此十者而人或有一也不可近也擇友之權衡  
也予老矣年七十有二而德陽年甫三十有八故敢  
以論語之三章傾臆盡言而予也亦不敢不細玩晦  
翁之三集註以自勉也

送家自昭晉孫自菴慈湖山長序

性存子

眉山子家子名晉孫字自昭讀書之室曰自菴年甫三十授四明慈湖書院山長將行求言為規愚請先言子名字菴子義而後及慈湖楊氏之學易大象言自者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天行日進凡皆自不可已今夫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窮晝夜而一周然天之行也常超日一度日之進也常不及天一度天本無晝夜人間晝夜地實為之人居地上日居地下故有夜之短則不過亥子丑三時昏暗而日復出矣地不能終蔽日之明猶物慾不能終蔽人心之明也故孔子以天健日明象君子之學與天同健而自強其惟聖人乎與日並明而自昭賢者亦可及也子家子有取于晉之自而未敢任夫乾之自其謙乎凡言自者由於已而不由於人鶴山魏文靖公為姑蘓高德文記朱文公所名強齋發此二自之義至矣而文靖公又嘗號自庵乃書之自靖自獻與子家子之自微不同要其實則同也人之身善惡無不自已為之自悔自艾自暴自棄反掌間耳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是也若

乃慈湖楊文元公之學偶與象山陸文安公之學合  
慈湖為富陽簿攝縣象山以舉子上南宮過之值其  
視事適有扇訟既訟退焚香相對默坐象山問曰敬  
仲此道平時如何下手慈湖對曰敢問足下如何是  
良心象山即離席大呼曰主簿適來廳上剖決是非  
者便是慈湖長象山二歲言下大悟拜象山為師愚  
謂此乃孟子所謂見牛過堂下見孺子將入井已發  
之心也孔門之學此心未發有存養此心既發有省  
察具見子思中庸首章孟子多言已發之心然曰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存其心養其性皆未發已前事陸  
楊二老所學有下一截無上一截象山之失朱文公  
文集語錄及年譜李公方子辨之詳矣慈湖之失嘗  
與傳道夫書謂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  
道夫昆弟皆覺傳正夫以此書求魏文靖公跋文靖  
公憮然大不滿正夫又錄慈湖訓語求西山真文忠  
公跋文忠公謂慈湖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事為  
而慈湖又嘗謂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此語害道何由  
一貫又嘗謂程氏倡窮理之說格物不可以窮理言

又嘗謂濂溪通書於天道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說  
穿鑿為甚愚則謂周子論通復貫之以誠程子論體  
用貫之以敬魏文靖公真文忠公呂成公張宣公朱  
文公皆從之顯微無間本末具舉吾道之正宗也陸  
楊所見乃佛家作用是性之說謂作用乃心之屬乎  
情者以心為性體認未真四明志謂慈湖師象山自  
為一家之學施之政事人笑其迂而自信益篤此兩  
自字乃慈湖以自為是以自為高不顧訕笑云者王  
尚書應麟伯厚嘗語予曰朱文公之學行於天下而  
不行於四明陸象山之學行於四明而不行於天下  
此言亦復有味蓋四明四先生沈端憲公早師事陸  
文達公宜倅舒公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而融會於東  
萊不專一家為前輩袁正獻公後出始專尚象山而  
慈湖又嘗為史彌遠師故一時崇長昌熾其說大行  
袁廣微為江東憲創信州象山書院而吾州未有紫  
陽書院後江西人凡為執政者必請為象山之主以  
張其勢雖誤國殘民如包恢亦與焉自湯漢伯紀徐  
霖景說死而象山之學無聞慈湖之學亦無傳子家



子乃愚友性存先生家子故於其行傾臆盡言之彼亦一自也我亦一自也孰非孰是其然其否不妨如老僧住寺呵佛罵祖一巡云

### 進齋序

進可止乎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及之止如何其可也進可退乎適千里者及門而返則終身不復至退如何其可也今夫耒耜寸耕乃黍乃稷連膏腴之萬頃猶勤於播植機杼縷織乃縑乃帛被文繡乎四方猶孜孜於紡績薑桂等候橘竹比封灑削鼎食馬醫擊鐘卓氏之蜀百僮者八朱公之陶千金者三其取贏也涎口流而鷹擊隼搏其逐便也食指動而虎噬狼貪此可以言進乎曰非也此農工商賈之競於進者也齊管三歸靡畏自宮之豎魯季八佾猶煩聚斂之求差肉食而色墨羽帳飲而泣謳銳速罔戒辱殆不羞物之盈撲滿之藏事之合浮屠之頽載蕙苾而昧嫵擊珊瑚而肆逞佩六國印多車裂之蕪秦號萬石君少廁諭之石慶金釵十二珠履三千傾國白哲守宮紅鮮飲南陽之菊水跨揚州之鶴纏身飛

閨苑名挂凌烟此可以言進乎曰非也此富貴功名之迷於進者也竒法正葩鑽易雕詩麟經三傳與析微窺儀禮周禮康成乖異一貫忠恕七篇仁義今之後進豈不知此借以發身實匪為己涉緒獵餘據子摘史類書充架小說滿度家；自以為宰文社人；自以為專詩壇湘素華飾刀筆精刊馬班賈董漢文視初詩為多陳宋李杜唐詩較諸文尤盛有能識其門逕者矣自成一家或是或非不拘一體或從或違冶鑄精瑰與前修而間合鋪張麗藻亦時論之攸歸此可以言進乎曰近之矣而未也此近古文士詩人之進而於道則未進也道統之傳自伏羲始以敬相傳則自堯始而敬之字曰欽舜繼之又發為精一之論夏商周前二代也漢唐宋後三代也堯至孔八聖也顏曾思孟至濂明伊渠邵朱張呂十二賢也自周子言誠二道統始續自程門言敬而道統始明經世以理言數西銘以分言仁朱以率性無反說言道張以無所為言義呂以思無邪言詩而道統愈益永子思之學在四勿三省之後知言養氣之先以慎為主

慎者敬之至誠之初也未發之心慎以存之既發之心慎而察之察而中節慎以行之其不中節慎以攻之心之未發人已俱不睹聞故有存養之敬心之既發人未睹聞而已獨睹聞故當有省察之敬靜寂動感位育攸關朱子所以釋中庸之首章也然此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辨曰敬曰欽曰精曰一曰慎無一時而不用其力至於誠則無所容其力矣此千古聖賢相傳之道也傳其道者傳其心也必如是而後可以言進學農工商賈之進爭利也富貴功名之進爭勢也文士詩人之進爭名也惟進學者無所爭高君鸞舉以進名齋鏗石鏘金作者百數俾老夫題其端應子翱經傳蒙求序

王伯厚尚書學極天下之博長予四歲予昔嘗敬事之戴帥初博士文極天下之粹少予十七年今予畏友也此四明二先生俱以其里中應君子翱翔孫所著經傳蒙求為然予無復容喙矣竊嘗謂道一而已而物有萬古聖賢之學不專在言語文字而亦不離言語文字日月星辰與天為體運而不已山川草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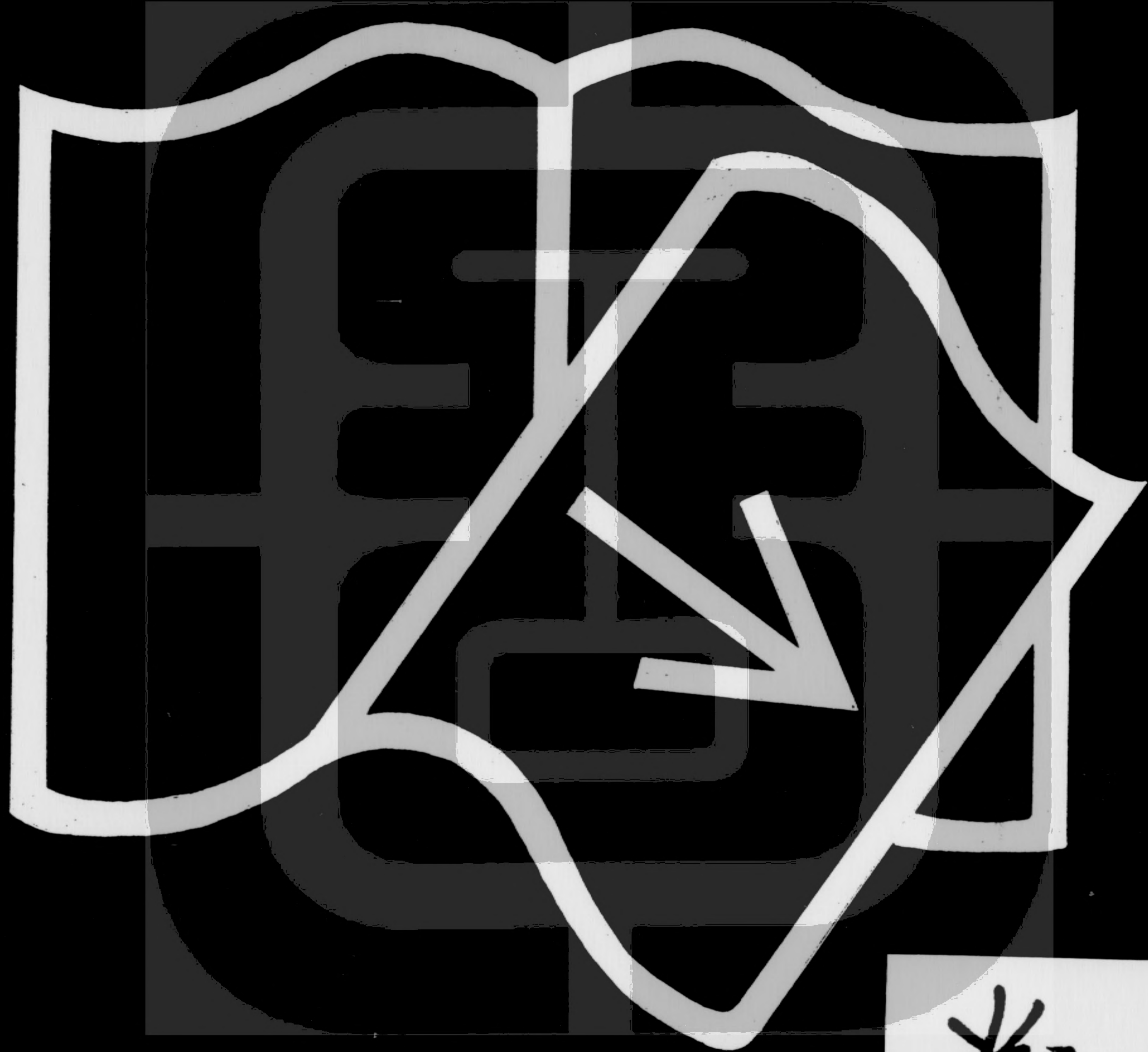
與地為體生而不窮言語文字與聖賢為體傳而不  
朽體物也所以用之者道也道不離物易究休咎書  
紀治亂詩美刺春秋褒貶三禮辨上下論專言仁孟  
兼專言義皆以言語文字與道為體其妙用所在一而  
已一者何道是也然則何道也天地之心耳此之謂  
道而以其道用乎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物故曰道  
不離物聖賢之心欲使千萬世之人為善不為惡以  
復其有善無惡之性則不容不著之書此言語文字  
所以為斯道有形之體而無形之道所以用乎有形  
之體而寓于言語文字之中也顧可忽諸子期所謂  
蒙求自易至論孟皆括為韻語以訓後進傍及諸子  
百家而楊雄方州部家之書亦與焉予曩亦嘗摘其  
奇語難字以供刀筆艱深之中韜平易亦不過一陰  
一陽一晝一夜一寒一暑消息往來幽明死生之故  
易之註疏也獨所用六日七分曆法一歲則易之一  
端耳康節經世書出於此或謂予好太玄又出雲覆  
甌下回曰不然凡言語文字之不畔於理者皆與道  
為體片雲起於天而澤四海粒粟根於地而飽萬民

一畫肇於聖人而開百聖天地聖人之道皆託於物  
近世有欲絕滅言語文字以為學者敢痛詆朱文公  
著述謂率多於古人動累於後來黨陸也其人臨汀  
使君不滿五十而死天弃之矣讀子翱之書者亦曰  
與道為體能於有形中求無形則將於無味中得有  
味矣子翱早中童子科伯父銜嘗參大政云

送王俊甫柳州教序

懼其道里之遠而難於至又預嫌其風氣之偏而難  
於居使士大夫人人有是心則仕官者必官於輦轂  
之下而其足迹不出於都國郊圻之外然後可古要  
荒之地亦必有封建之候邦置長立屬以治其民禹  
貢言東漸於海則今之卉服之諸島也西被於流沙  
則今之葱嶺交河之絕域也朔南暨聲教則周之朔  
方越裳漢之幕北巴蜀閩粵唐之北庭雲南大理是  
也焉有除之為吏有所懼且嫌而不屑於往者哉昔  
魯南豐先生送李材叔知州謂由京師而之柳水陸  
之道皆安行則雖遠而不險謂風氣與中州亦不甚  
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則意其地偏有瘴而陋

之者亦惑矣南豐又謂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  
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  
累歲之酒醕皆絕於天下然則使回也年未老亦欣  
然求一職任以往弔斑林而餌沉塚和昌黎之舊吟  
占鷄骨而縫鷓毛續河東之遺詠亦一快也而敢有  
懼且嫌之心乎回姻家王君俊卿長吾州紫陽書堂  
再調柳教問舟南征颺洶鯨衝蛇踐蠹茹一皆不問  
回是以壯之昔我先君為廣西經畧司幹官買馬邕  
管無罪謫居臨封回生於廣東四歲而歸孤苦間關  
今年亦七十有三天於斯文若或相之又豈有道里  
遠風氣偏之患哉俊甫書滿北還年始五十鵬搏鯤  
化未可量也



原件短缺

卷三

虛谷桐江續集卷第四

紫陽

方北回萬里

詩

仲夏書事十首

園林宜夏曉葉溜晴光此地吾能淨非天獨肯涼  
汲泉看馬飲剗草免蛇藏似亦為形役終無市井忙  
南風吹密樹古屋隱林隈捲畫防梅雨鐫詩惜石苔  
醫書鄰叟借庵記野僧催細省仍微笑猶勝走俗埃  
幽居少四鄰長日屬閑人石氣常蒸霧鶯聲不改春



子錢償未已，卯酒醉何頻。說與耕畦者，無錐未是貧。  
閑身何所事，詩外別無心。但見獨龜坐，焉知長苦吟。  
兵戈生長老，夢幻去來今。感慨亦徒爾，賓來酒且斟。  
息擔秋雲季，扶犁夏欲中。園林初畏日，里巷只雌風。  
併粥慳鱸脯，醢鹽劣韭蔥。藕絲冰水舊，誰識少陵翁。  
菜挾朝醒後，茶甌午困前。入簾禽避彈，升竈蟻求羶。  
觀物因多感，謀生各霧全。蠶登新麥賤，田叟荷皇天。  
勁瘦元弘博，淒酸忽壯豪。為詩兼衆體，此事屬吾曹。  
俗學三書虎，雄心六釣鼇。蘭枯菊猶短，不羨蜀葵高。  
棄置乾坤事，歸休水竹居。不因徵急債，儘可讀殘書。  
鑿糝畚田粟，薑羹石澗魚。論文同小酌，未覺故人疎。  
細酌浮菖酒，閑吟樹蕙文。賣符羞米賊，采藥按同君。  
壬日近梅溽，午風生草薰。湖航三紀夢，荷益石榴裙。  
暑月憶寒月，老身無病身。簞誰分長物，酒併缺賢人。  
山市冰難致，家園蒜自珍。黃芽冷香飲，回首歎揚塵。  
予向客從魏，靜齋夏秋之間。服黃芽煎，附  
子赫香冷飲，然僅年五十一。今沒十五年。

贈地理齊君龍吉

積善出公侯，今於塋地求。樊崇如叵測，郭璞殆徒謀。

折臂終難驗控願自可憂未拋金瑣甲安問土饅頭

獨遊塘頭五首

予有小塘園屋在歙縣左數十步傍問  
政山先世墳墓所由之路癸未五月初  
十日晚避俗往遊獨坐久之所得全集  
非城市所能有也出東門入南門轉深  
塢瞰大溪而歸後當數：如此矣燈下

遂成五詩又當思所以名是塘者

納謁心全懶紉書眼倍昏偶思行藥圃獨往叩柴門

濕岸鳧梳羽頰滕棗露根元來好詩句只在數家村  
詩必城之外胡為不出門漸逢人少處初聽水流聲  
異卉梔香醞纖梢笋粉明是中亦堪隱浪出誤平生  
蒲藕上塘種養魚于下塘積泥春糞樹儲水歲澆秧  
求籍知章敕堪浮逸少觴掃松須憇此繫馬古垂楊  
蜜樹窺青果方塘數綠荷久晴田水細向晚野煙多  
兀坐幾忘起成詩費屢哦歸鞍猶覺早再欲叩煙蘿  
雖雉古原側歸牛荒潦濱炊烟已昏野花氣更留人  
剝欲培幽築端容買近鄰向來惟有夢今此豈非真

五月十一日早問政山房三首

道士携壺酒相迎勸瓦卮野葩芳杖屨林靄潤鬚眉  
自說夜頻醉不知朝有饑問曾辟穀否擘樹嚼松芝  
老松身青芝生焉道士謂為仙茶手掌  
熟揉咀燕有味嫩松芽嚼食微酸亦佳

四十里蒼翠中環萬屈盤望城藏谷底覓路上雲端

笋出一春醉樵深三伏寒山翁無將相紙是敬黃冠

山中人六十戶皆以笋為生經  
春賣笋得錢舉家日在醉鄉

縱不燒丹永村人總似仙今朝才酒債明日有柴錢  
指草能醫病爭碁每讓先活龍肯相贈竹杖掘深鞭

是日野人掘竹拄  
杖二枝甚古妙

贈送李顯之世榮

君居予昔至古鄆泰山隈釣地盧泉美帆天鉅野開  
霸思齊相競道感魯儒培歷世傳微學隨時產異才  
稍窮南上勝端為北堂來金錯傾求硯斑衣戲俸杯  
三春芍藥國六代鳳凰臺搜覽心應愜題詩句必現  
暑風初綠稻霖雨正黃梅江路宜珍護鵬程積漸催

梅雨連日五首

簑笠千村外乾坤五月中若無梅子雨烏得稻花風

深貯陂塘滿交流，畎澮通還知。周廩積敢嘆，阮途窮  
草樹加蒙密，濤波計渺冥。似宜穿野屨，直與眺江亭。  
薪濕厨煙重，泥渾井汲腥。虛堂坐昏黑，時見一流螢。  
雨應猶不止，終夕汗如湍。胡蝶鬼才返，蒲牢韻已殘。  
身今栖歛谷，家尚寄嚴灘。江漲忽如許，乘流未覺難。  
驟駭寒成暑，難求簞換羶。通身都是癢，徹曉竟無眠。  
鼠侮猶猶幼，蚊邀共儼順。流十千里便，合上江舡。  
豈不苦於雨，江昏水迫城。市民局暗戶，軍婦哭空營。  
螢外無燈影，蒼邊有柝聲。百憂餘一喜，曉望稻畦平。

荒園綠草長，無客到書堂。百尺輓轡冷，一林蒼菊香。  
杭書歸蠟屐，睦艇致藤床。閑步復閑卧，身涼心更涼。

次韻謝平心胡祕監見惠生日五首

晚生何敢跂前賢，夫子宮墻賜及肩。憶枉朝車上官  
宅，喜成鄰舍萬山巔。尚堪湖學生徒齒，恰少汾陽考  
第年。予少年先生二十三歲今年八十想得囊中有仙訣，形容枯槁

但神全

五朝遺老冠時賢，家祭猶無掩豆肩。文采春花洛陽  
苑，精神秋隼華峯巔。難兄共對三千字，晚境今開九

十年富貴朱門百雜碎先生歸卧故廬全  
勢途勇退似差賢為用鴻門切看肩早賜輜輶埋厚  
夜寧扶柳栗走荒巔泥龜不羨鯤鵬路糞茵徒輸括  
柏年我謂是身如尺璧深藏短褐庶能全  
酒可吾中孰聖賢定開愁眼聳吟肩共憐雪鬢雙垂  
叟時到花屏萬仞巔暫借松陰消永日敢求藥訣覘  
長年風驚塵愕奔車跌醒者蒼黃醉者全  
風追電逐角材賢我獨從公息擔肩野曠杖藜臨絕  
景山寒采椽度層巔淡湯煮飯身無病小秤收租歲

有年臭橐腐倉死兵火何如清節保生全

出馬家塢

野迥夏無暑塢深朝更涼路隨流水轉山背古城荒  
縣宇歇紅閣僧庵缺粉墻暗驚兵亂後猶有數蓮墻

白水寺

壁畫暗金剛無人犬吠堂翠苔千古潤玉水一尋方  
塵路雲蒸火陰林石凝霜仙凡元不遠咫尺異炎涼

坐白水寺門亭

百病今朝愈城南野寺濱石崖陰欲凍沙路瑩無塵

壬子十月十二日灯下匿元  
訪蓮枝二道

松老枝垂地溪清水見人僧瓶煎茗泉列味尤新

次韻汪翔甫讀予詩藁見竒二首

我詩蒯緱劍玉具謝華裝老矣三荒徑悠哉一辦香  
漫垂船子釣嬾下趙州床忽憶高軒過仙巾戴華陽  
十年兵甲夢投老卸戎裝有藥醫詩病無花惱夢香  
書明螢度几簟冷竹遮床屬與公携酒蹉跎換歲陽

次韻汪翔甫和西城呂全州見過四首

想見花間路籃舁草裝扣門馴犬喜入室蠹魚香  
躡石苔粘屐眠松露滴床馬知人世事積甲又宜陽

聞道過從地衣冠異俗裝小孫迎勸酒後院出行香

賈客珠量斗侯家笏滿床未如耆舊輩龐馬隱襄陽

五鼎封君食千金奉使裝儻來皆外物不朽為真香

滿酌聖賢酒虛爭上下床細思諸葛事只合卧南陽

驟見累侯印遙聞趣相裝相期終古事未用暫時香

清論玉霏塵高眠雷撼床前魚又堪笑紅袖泣龍陽

七月初一日晚大惡風而雨

焦原沸澤火雲紅忽變煤炰漆暮空定謫毒龍移舊  
穴併驅竒鬼助狂風落泥朱實爭殘果劈瓦青株惜

半桐審兩堂中知是夢未須豪橫詫衰翁  
予門大相木幾劈去  
少半桃實  
紛墮泥中

寄題佛智忠禪師實庵并序

佛智大師法忠俗姓徐江西隆興人本  
號牧庵端平間習庵陳垣和仲為改曰  
寔庵自吳抵歛說法四十餘年至元癸  
未年七十二矣預作宅兆于葛塘而以  
實庵扁其屋虛谷居士方回為說偈曰  
皴皮稿頂換兒童依舊恒河見性同作靈蠶寧長戀

葉蛻形蟬待別嘶風雙趺可逐茶毗盡隻履誰知罕

堵空設土饅頭誑人眼新羅鷄子過天東

實翁大笑、虛翁自闕新庵地幾弓萬事我俱損墮

甌百年公已辦幽宮恢張遠筭遺身後跳脫迷魂出

夢中智了愚冥莫分別乾坤黃落一秋風

暑中閑詠六首

解纜去秋杪墻垣翳藿蒿荷鋤今夏半籬落熟瓜桃  
道左門常掩兵餘并未淘向來手親種唯喜一桐高  
驚奔萬馬屯豈料此身存長日唯三飯閑時或一樽

泉深添井索果熟開園門老病更炎熱收心此避喧  
能靜何憂暑惟慳足禦貧每圓歌枕夢不記剖符身  
僧熟頗求字僮頑自澣巾林間坐磐石山畔駐行人  
謂我無憂者其誰會此心乾坤今古事歲月短長吟  
井冷增瓜味軒晴表樹陰樽中適有酒聊與客同斟  
嘆息歸來晚園林亦自都疎篁新茁笋乳燕倍添雛  
喜雨詩成軸看山畫作圖醬醯資豆麥伏近笑無儲  
籬門矮復斜烏柏發枯槎魯守諸侯土還同百姓家  
葛囊懸苴子梅鹵漬椀花臧獲修時事分衣缺希沙

六月雨

六月今年雨千山每日雲稻登全可望密樹最宜聞  
預免憂饑色先收破暑勲稍容驕蛤鼃且為屏蠅蚊

又雨

霞紅宜大早果不是晴天市漲危侵戶村流喜入田  
昏々鄰寺鼓滃々晚厨煙明日應猶雨宵甜一枕眠

急雨

極熱方亭午濃陰忽半空衆蟬瘖急雨獨鷓顛高風  
過濕蔬爭綠矜晴果驟紅樹涼宜就飲殘滴入樽中



六月半屢雨

甘雨作豐年尤宜近伏天水無過大海旱不收民田  
六月茅簷滴千村萬竈煙山城秋意早新粒市香秬

六月二十日雨

天憐野老饑初不待人祈雷與奔騰驟煙蕪映帶微  
已拚泥弊屣更喜滴單衣暗想田塍上禾秋蚱蜢飛

雨後

熏濕抖筠籠追涼滌瓦鍾乏香嫌婢索得酒賴兒供  
紙潤剪彌鈍墨膠書不濃幽齋雨中詠寄遠意還慵

次韻程以忠同飲

飲濕自嫌無聖酒摘鮮猶幸有真茶艱危昔偶分候  
竹老病今還斲庶瓜已約杜鷗盟水石尚驚征馬困  
風沙醉人不管旁人笑瘦影伶俜亂鬢髭

風雲變化世常有丘壑盤旋誰與同駕馭孟嘉真得  
勢滑稽方朔浪言工律嚴詩友何妨少租薄秋田亦  
幸豐兩手搔頭指欲禿猶堪舉酒吸長虹

三十年重到紫陽觀

石路崎嶇喚渡舡松蘿穿盡望中烟繆為白髮二千

石輅別紫陽三十年洞冷斂心歸酒池閣虛携眼上  
詩天丹砂丸轉猶多事解飲能吟即是仙

次韻張文煥慵庵萬山堂即事二首 錄

張侯詩思湧如泉吟榻橫陳翠麓巔五雨十風今樂  
國千村萬落幾人烟賞心眺覽知何筭轉首音塵竟  
弗傳句勒口碑天共遠不虛佳月佐觥船

新晴鐘鼓暮樓臺人與清空兩不埃日已頓無宣子  
畏雲應全為退之開夜涼河漢牛初渡秋爽關山雁  
欲來好向豐年作張主未須松鼎煮丹胎

次韻張慵庵立秋有懷

西風雨一葉未為稠積雨寒添客思秋試以物情觀燕  
壘可無心事寄菟裘硯何堪辦三錢水竹豈能踰十  
稔樓真是先生有歸興不應如我雪盈頭

次韻張慵庵言別就送

屢陪幽話探玄關虛往無何已實還遠眺每窮千里  
外佳吟詩見一聯間致身霄漢名方起迴首林前意  
欲開聞說姑溪卜新築會須容訪郭青山

送慵庵不及用韻奉寄

東城追迹過西關橋上紛々送客還携酒踟躕才水  
次鳴珂躑躅已雲間摘茶留食民尤窶掘蕨燒畬土  
不閑細為明時問疲俗往來亦足當遊山古林前意  
黔縣小桃川年來異昔年民間何所苦兵後最堪憐  
石墨湮深井秋稅斲廢田喜聞新令尹清白有家傳  
邑貧風俗儉君去共弦歌持己心宜肅臨民色要和  
寒儒尤可念巨室已無多好與諸耆舊商量細撫摩

送張慵庵

南望閩湖北望淮山水江東此郡佳眼有一塵辜眺  
覽腹無千古費安排剪刀峰快雲裁句練帶溪長月  
繫懷獨見張侯富才思不同餘子醉金釵

次韻謝李寅之鄂渚見寄

名直清號南麓  
江陵府人丙子

生今年  
六十八

龍沙象徼各行役

予極北至沙漠  
君極南踰桂嶺

漢樹江雲頻寄詩

政爾一天心不隔其如兩地夢相思投簪得謝今無  
事命駕尋盟會有時未愛鏡湖矜救賜更能宣室對

神釐

叩戶驚傳千里使，開緘快觀言七詩。者希年迫公猶健，不仕風高我所思。兒大知書聊慰意，家貧食粥亦隨時。爾來稍喜休兵革，賽社秋場畷祭釐。

八月初一日

秋風幾日尚無詩，政坐炎歊轉赫曦。閑被貧為魔攪，撓病須涼當藥醫。治薄田蕪獲收新粟，老圃開包獻巨梨。顧此亦差勝窮宦，回頭何啻十年遲。

八月初二日

蟬聲漸怯，西風閑然。青枝玩菊，叢老去一身都是。

病寤來萬夢總成空，喜分果餌小兒女。浪費薪蔬頑僕僮，嚴瀨家人報舡至。更營樽酒惱衰翁。

次韻江以南教授羨康使君新政因及賤

迹四首

吾州今歲得儒臣，坐鎮浮澆力萬鈞。月榭風臺尋古迹，煙畦雨隴勞遺民。長庚往矣詩無敵，子美云々筆有神。老嬾未遑致三請，低迴祇欲老垂綸。清蟻狂瀾拔地來，日多事變少人才。鼎鍾古篆盲誰識，布素輕縑拙易裁。夷甫風流空自命，子山詞賦有

餘哀邦侯博雅難酬對且向筵前覆酒杯  
漢廷久已推三桀魯國終艱致兩生雲雨蛟龍真有  
勢風霜草木易無情小遲玉璽徵王霸定許青門老  
召平勇據高比作歌頌依稀駟駟似難賡

石壁峰前舊泮林新培槐市綠成陰川流決潰終歸  
海木德迴環會守心夷軌得朋殊未艾長謠懷感仰  
何深矧伊色笑逢民則好續當年躋吟

八月十二夜對月

胡床正面紫陽山淨掃晴階掩夜關金氣漸寒風露  
下冰輪欲滿斗牛間哀懷突兀來千感暮齒逍遙保  
一閑天役萬形仍自役何為西墮又東還

八月十五夜對月

散髮披襟一再窺未甘兀兀守書癡月圓照盡天圓  
處秋半涼當夜半時人世無燈方作夢山翁有酒更  
能詩此心除却嫦娥外惟許峻嶒瘦影知

次韻僧自文見僧四首

去思無德政豈有吏民碑家乏千頭橘官羞七尺著  
樵溪談野史茗榻和僧詩是事山中好歸來始得知

諸侯著  
七尺

浪說揚州鶴居多薦福碑聽師無孔笛棄我不靈著

冷閱人間事閑題物外詩修行真有力肯被鬼神知

著歲久則不靈古  
之筮者歲易之

空庭風捲業壞廡雨淋碑起廢須成厦占孚預擊著

紅樓追曩集碧落待誰詩非有鈎牽亦未知

古將筮擊著讀以發其神紅樓集唐僧廣宣詩碧落  
少遊荊州讀書龍安寺後為師創此堂題詩

莫說橫磨劔寧為沒字碑問花驚菟麥賦藥護羊著

今我都無事非公不作詩夜聽各堅坐兩地月明知

羊者楚門冬也謝靈運山居賦五華九  
實二冬三建二冬謂天門冬麥門冬

次韻康慶之見過醉歸讀予鄙作郡總官  
名天錫

飯顆山頭老面瘦沉香亭北醉顏醒二豪詩骨已淪

淵誰能汲古出深井康侯天筆雕風騷一蹴已過廬

山高大鵬運海翔六翮我豈能為腹背毛

次韻康慶之秋雨喜晴書懷五首

躁求慾火熾寂守德宇涼斯文老世故秋雨鋤驕陽

季邱鷄浪聞臧穀羊俱亡矢詩寫高懷聳如見清揚

少平郵賦二不計變商為風雨妻其存葉天放詩

少年健如虎不信髮齒落風雨淒其秋衆葉失所託  
深潛泉自滋猛鍛石亦鑠細思陶元亮大勝王鎮惡  
補袞據鼎鼐賜履銘旂常流汗每浹背孰知此牕涼  
叶力誅楚新見忌於高光商山與富春采釣庸何傷

四  
游子悲天涯志士栖山阿少游一歎段何必減伏波  
矍鑠豈不偉末路終蹉跎催科拙下考當如陽城何

五  
雨隴秋苦稔風庭夜饒清疲庶感幽念未用思神京  
矧茲九日近亦足醉菊英公暇一出野細詢田父情

次韻康慶之題予桐江詩卷

每愧詩無古風調背山樓閣曬花禪稍知海若吞  
伯敢眩蹄涔一勺渾  
小儒百窘似負戶薪及炭屨襦作禪梓澤珊瑚許窺  
否未多玉璞與金渾

寄題馮君寧國夢堂

六如第一伽陀字堂扁剩傳彈鋏馮肖象謂當求富

粥傷麟無復見姬公發棺義已叅坡老札闥嘲猶憶  
醉翁栩栩侯王熱人眼渠如身落大槐宮

次韻康慶之秋夜客懷自述

遜肥久已遠置羅獨嘅流年老易過宦學向來千齟  
齟功言竟復兩蹉跎是山可隱在人耳今兩不來如  
彼何群蟄閉關迫搖落未須輕奮怒蠅戈

次韻康慶之催借所著及謝見過

聞道公家所著書擔囊荷篋喘肩天定應未肯輕傳  
借良賈深藏有若無

自涵太古恐無鄰面著微埃詎許親顧肯城南訪窮

巷松風時煮一甌春

次韻康總管慶之和碑字韻二首

周頌岐陽鼓秦銘秦岳碑覽觀明古鏡推測妙人著  
真復登三事何如賦萬詩江湖頗作郡崇蔭有人知

又

山遊靈運屐寺乞簡栖碑歲計多栽菜流年嬾問書  
醉眠書堂枕禪戲偈成詩鬢白非今日何勞曉鏡知

送張錄事誠

二首



歙州江見底錄事亦如之休吏早封印訪僧閑着碁  
舊鞍羸馬出矮屋破簾垂行處與住處官清人不知  
雖然精吏道不肯失民心但飲鄰墻井猶償月俸金  
舉家惟菜味附邑更崇陰久弄周昌印臨文勿太深

九月初一日

滿城風雨夜初長曉徑衣單野圃荒秋着此寒欺老  
我詩將何句待重陽山容競爽穿疎樹菊意高騫迓  
早霜人事日非物良是悲來誰辦鐵為腸

次韻寄川無竭併送所撰旃檀林記二首

彭門不記舊樓黃吟社參寥朱肯忘更養雪添雙短  
鬢早驚秋隔兩重陽遙知剝種旃檀樹便擬同焚艾

納香勉為龜蚨兔頽愧無雄健亢三長

多生曾結短檠緣埋沒書蟬不記年右左鬱石鄰窺粵

藏南語北嶧問竒鐫更饒曼債三冬學未抵俱眠一

指禪絲盡璽成終有日與公同作老蠶眠

次韻張耕道喜雨見懷兼呈趙賓暘追和

疲氓多菜色去守乏棠陰屬慮千峯早俄聞六月霖

麵灘舡欲澁茗務井還深香潤迴瓜圃聲酣起蔗林  
炎官初恣肆道暘稍侵尋畏日方焦野油雲忽冒岑  
此涼甦萬病厥價倍千金解群雖踰歲留家尚至今  
田登欣米賤屋老懼書淋遙念兒衣醜蕪虞婦竈沈  
淒清傳古調憂悶豁煩襟拭汗紕練悅搔頭斲玉簪  
却思穿石罅共坐聽泉音韭脆鮮鱗縷梅芳煮醞斟  
一江同照影兩地隔論心疑雪佳公子翰君日對吟

睦有近城灘民以舡載磨治麩城中茶場  
大井汲者衆故有麩灘舡茗務井之句趙  
賓暘和予兩夜詩兒童疑有雪頻起穴  
總看故有疑雪佳公子之句

從仕郎寧國路儒學教授同舍生曹祐編次

虛谷詩話續集卷第四

虛谷桐江續集卷第五

重陽吟五首并序

紫陽方曰萬里

興有不同而皆極天下之感君子以之  
冥心焉陶淵明曰閑居愛重九之名此  
閑寂之極感也蘇長翁曰菊花開時即  
重陽此曠達之極感也潘邠老曰滿城  
風雨近重陽此衰謝之感極也呂居仁  
曰亂山深處過重陽此羈旅之極感也

予不肖何足以改前人嘗有詩曰干戈  
叢裡見重陽此以亂離之極感也世人  
徒賞卻老之句竊意其未必得斯句之  
意姑隨聲附和耳予癸未之歲適遇閑  
居重九私念平生五感俱集遂吟為五  
解而吊影以歌之重九前五日方回序  
射虵戲馬老劉即不為乾坤減戰場三徑寒華空悵  
望閑居無酒對重陽  
心炎何處不南荒瘴海煙深有玉堂隨地着身無得

喪菊花開日即重陽

此身生死國興亡搖落年々本是常無奈潘郎解悽  
怨滿城風雨近重陽

衣冠南渡紫薇郎流落天涯事可傷不是詩人終不  
會亂山深處過重陽

戰塵漠々草荒々兵過村空菊自黃死盡親知身偶  
在干戈叢裏見重陽

哭肯堂趙公擬老杜八哀體

與積

飛鴻離魚網玉石有俱焚冥々豈無志鬼物妬瓊瑤

今代廣漢誰與哀王孫粹然東南稟頑薄推廣敦  
悠々桐江水父老至今言聽訟古楠下審克恭且溫  
郡將不解事禍變生軍屯糒米給濕腐營壘朝無殮  
出甲火府庫僚吏爭潰債黃堂坐者誰微服踰缺垣  
公急叩府寺衆惶忽自蹲大呼好知縣肩輿坐和轅  
卒輩匪怙亂猾刻專饕惛各欲贖老幼等死有本原  
公急斥私橐致米諸鄉村稍撫以金帛汝飽可無喧  
頃刻事底定闔城免屠燔聲名由此起褒語來天闈  
就擢半刺史適又典大藩東西溯河節祥刑謹平反

芟亂保鄉郡勦馘殲盜根我時守馬目鄰疆約相援  
天地既翻覆氣數難預論箕子歌麥秀邵平灌瓜園  
展轉落閩嶠勁翮終弗騫燕趙朔風路飲馬滹沱渾  
據鞍始識面鷄群見丹鷄乍聚忽驟散歲月流沄々  
不謂桑梓地辱公弭朱幡草堂屈大尹驚農壓籬樊  
屢接月下塵稍醉花前樽近之若冰雪三伏無歇裨  
一朝怪事作傳聞聲為吞奴告主斬貞觀者法令存  
况乃肆誣蟻姦人報仇冤衆知無是事避嫌若鞢衢  
州之駟胥移文咨瀾翻至欲加甜繼責以徒步奔

意公即我<sup>自</sup>裁足快私排根扁舟載公去戈戟圍其門  
面對事即白大明揭覆盆受辱固已甚何待加囚圍  
析爵地千里如古諸侯尊飛語一點染視若砧上鈍  
二子縻譏禁遠睨驚弟昆竟爾病疽背不得旋車軒  
彼兇甚梟獍俗薄徒實繫<sup>繫</sup>非人類則已心愧當自捫  
嗚呼古明哲豈不憂元；沮溺隱季叔唐虞有由拳  
與其青蠅矢狼藉汗瑤琨孰與逃闌寂忍飢擷蘭蓀  
我賤無力氣淖曾不能掀貧亦靡賻賸莫醉無鷄豚  
激烈擬八哀些歌招公魂萬古萬；古遺恨淒乾坤

癸未九月

芙蓉一雨爛枝繁籬落紛披菊滿園歲月少思寒事  
迫乾坤多難老身存酒逢我輩何拘節山在我家不  
出門高可常登亦常醉獨能此日與銷魂

九日有感再書

荒山過雨薄寒新洗盡西風扇底塵草梗江湖今故  
國干戈天地幾遺民向來佳節都如夢不謂衰年剩  
此身草；兒曹一杯酒誰與可與話酸辛

秋晚雜書三十首

選

煌：雞冠花飛昂麗前軒異物尚貴少為用此卉繁  
幹賦首飾鳴將雄其群植物復肖之天巧詎可原  
細視足詭怪惡多謂宜芟嗟哉近霜草十九已不著  
獨茲峙榮艷豈不勝枯樊留以伴嘉菊亦足華我園

二

屈子悼夫容胡於本末采誰歟變秋樹水花儼高墪  
本非蓮藕類稍：具姿彩厥植亦匪貞朝澤暮已瘁  
叔世尚浮卉貌取實故假吾廬百昌成一二此根在  
無奈兒女曹愛之若芳茵曾不如蕎稌足用拯疲餒

三

酒為萬有神菊實百卉仙敢問神何謂我腸苦愁煎  
此味一濡唇倏忽千憂捐仙說又何謂南陽有其泉  
昔人飲芳潤槁項足引年閑居愛重九二物心懷旃  
秋熱寒華遲家貧時醪慳屯怪勿深嘆古亦古斯賢

四

疇昔夏之夜百蟲無不鳴侵尋迫秋杪惟有蟋蟀聲  
微物之巨喙寒翅厲酸清露將化為霜欲鳴聲不成  
瓦石有深縫緘默逃汝生不然且立死為問嬾婦驚

天地布肅令詎別物重輕豈惟螻蟻螫神龍亦潛形  
我觀滿困粟一粟之所充海魚千百億孕卵與粟同  
春菊寸許芽霜華秋叢之誤耘或失溉稿死厥壤童  
萬物生必成塞天曾不容歿開盡屯厄宇宙皆無空  
忍哉銳頭輩不恤地上蟲漢網非少寬六合無人蹤

六

思詩夜無寐佳句招不來不思忽有得清晨視空階  
昨日所未有紅葉初可枚小雨過庭菊一夕粲然開

飢雀噪簷隙紡車響林隈百動各有為此復掛我懷  
秋意美初寒經營一銜杯炊僕告薪盡空庖風捲埃

七

去年歸我廬移菊於鄰家今年灌我畦百本餘秋華  
閱時十二朔暄涼更韭瓜逋債之所叢詆詬紛交加  
燃頭復割腸笑口仍呀之低價棄薄產未辦充饑挈  
憂端如箭來惟有醉可遮買酒賣書籍匹如死天涯

八

今年初發春主人飲我酒借問主人誰是邦之太守



座中有上客儼然八十叟優伎何紛喧觀者拄肱肘  
于時梅始華菊榮條秋九此主憤僕誣逮對以疽踣  
此客抱老病亦復正丘首人生會皆爾曷不覆大斗  
正月初二日府尹趙肯堂與積會客前知台州胡平  
心崇年八十居上座八月二十五日趙以公事對衢  
州卒九月十二日  
胡亦卒

九

何以知秋深衾薄無濃夢、斷復不眠寒氣夜已縱  
幻虛成諸有誰實神其用積慘以消之化工似好弄  
東家生育喜西舍哭泣痛鴻荒考妣初萬代幾賓送

釋氏寂滅樂此理未必中浩然思無涯雨鳴鼓鐘動

十

有金當報恩有劔勿報讎忘讎不過辱亡恩禽獸儔  
雛烏哺其母豺獺知獻羞豈伊具人面曾不畜產伴  
魯叟造化心筆底春秋如彼貨與甍何足私怨尤  
千里忽命駕予將焉求為言篤故誼一飯敢不酬

十一

周誥惡沈湎禮設革氏禁愚夫或敗德賢者故克敬  
上有朝廷燕下有鄉黨飲倍食與無弄豈聞起酗競

但此忘憂物過嗜足致病湯劑所不攻朝隤卧若瞑  
雖然極困羸亦未害性命百病皆不可病酒差獨勝

十二

世運日已季帝王降而霸人品亦復然窮極事狙詐  
蓋堅列九等三三以相亞聖有生而知愚至不可化  
吾謂上之人老死守田舍遠迹牛豕間胼胝事耕稼  
彼昏慕鼎食厥價下之下何待臨伏鎖然後發彼咤

十三

昔聞有烈士哀歌缺唾壺衰暮心不已徇名殆忘軀  
我老詎復爾一壺不願餘外物百無嗜惟喜讀吾書  
空樽已絕瀝寒庖僅微蔬兒啼得非餒塵編聊自娛  
樊廬匪魚山猶茲寄城隅車馬不至處願言遷林居

十四

吾年志學初故已嗜為詩三霜當六十無復一黑髭  
生事置墮甑世故愕敗棋獨喜五柳作時一哦

其猶龍隱見不可羈道人結淨社刺史遺酒貲  
親狎亦不作岸崖永言想遐躡終老茅簷栖

十五

賦詩學淵明詩故未易及飲酒慕淵明酒復罕所得  
荒涼數畝園卜築未成宅此或類陶家秋菊亦可摘  
古稱士希賢將無肖厥德如我於柴桑往：似其迹  
儲粟既以餅子尤不勝責有時醉欲吟全集索逋客

十六

三歲出瘴嶺弱冠歷吳楚晚涉大漠寒遠吊長城古  
失得謗讟少樂多辛苦侵尋四十年復此守環堵  
松楸僅有存骨肉化為土豈不登一名貧甚於父祖  
行：荒籬間寒華繁可數惟酒足解愁錢盡不得酤

尤蕭范陸楊尤遂初蕭尤石湖 十七

陸叔龍楊誠齋楊

盛稱蕭亦謂尤蕭范陸

四靈趙師秀等之

卷吳舒徐道暉徐

璣之闕也卷字靈舒故

之心也為星暉璣為星闕

師系為星系云

堂二陳去非中興以詩鳴呂曾兩從索殘月配長庚

尤蕭范陸楊復振乾淳聲爾後頓寂寥草蟲何甕  
永嘉有四靈詞工格乃平上饒有二泉肯淡骨獨清  
學子孰取舍吾非私重輕極立雖有集豈得知淵明

十八

吾家一何奇：峯照南牕是為謂紫陽山萬木青樅  
上有出岫雲下有見底江：清雲無心伴此眉宇厖  
詩思飛來時有白鳥雙落日淡秋色寒溝度枯杠

歸歟書屋夜昏燈別幽缸懷人良未遠遜翁生是邦

十九

竊嘗評少陵使生太宗時豈獨魏鄭公論諫垂至絲

天寶得一官主昏事已危脫命走在所窮年拜拾遺

卒坐鯁直去漂落西南垂處之苦戰鬪言々悲亂離

其間至痛者莫若八哀詩我無此筆力懷抱頗似之

二十

人言太白豪其詩麗以富樂府信皆爾一掃梁墮腐

餘編細讀之要是有樸處最於贈答篇肺腑露情愫

何至昌谷生一：雕麗句亦為用玉溪纂組失元趣

沈宋非不工子昂獨高步畫肉不畫骨乃以帝閑故

二十一

六經天日月諸子和四時史自班以上語奇文亦奇

踵武蔚宗輩語有文無之小宋刊新唐不悟宵寐規

以藝傳李杜待之無乃卑他人有遺集一覽不再窺

惟此與韓柳咀嚼無壓期儕彼楓落生吾欲鐫此疵

二十二

道自漢魏降裂為文與詩工詩或拙文々高詩或卑

香甌假山序不妨自一奇  
齏橘多骨核乃至肆詆訾  
恭惟陳無已此事獨兼之  
五七掩杜集千百臻秦碑  
四海紫陽人翁歸美豈其私  
所以此虛叟取為晚節師

二十三

天地亘長有山川無盡時  
人為萬物靈曾靡百年期  
堯舜復安在桀紂亦如茲  
堯消骨已朽是非焉得知  
阿瞞營八極群雄略艾夷  
分香何戀々終有西陵悲  
俗眼之遠矚世議多偏私  
蠅蚊不待霜有酒聊自持

二十四

子雲性滑稽寓意頌酒德  
鴟夷雖勝瓶豈終魚腐日  
子反以此斃孟公卒自賊  
萬物有中道盍少循軌則  
唐用交州督畏瘴避遠後  
抵死坐不飲如此固為失  
北齊有孫生執筆老敕勒  
一夕醉不起彼亦豈為得

二十五

君子食已德小人食已力  
萬卷空自讀一錢終不直  
使此腹無書詎可登仕籍  
艱難一飯故展轉百憂集  
前臚不復夢歸灌畦數席  
芋首已足掘豆莢亦可摘  
所烹無不美自我鋤上出  
寄謝朶頤人抱飢幸無戚

我不識淵明但以菊觀之白露化為霜百草忽已萎  
始見南山松青之虬龍枝矐此粲然英凜有千尺姿  
擷菊酌我酒倚松哦我詩二物足相配髣髴齊與夷  
遙之襲世曹豈無王謝兒故是芙蓉花亦得與同時

世稱陶謝詩陶豈謝可比池草故未雕階藥已頽綺  
如唐號元白之豈可擬中有不同處要與分朴脆  
鄭圃趙昌父穎川韓仲止二泉豈不高顧此四靈美

鹹潮生薑門蝦蟇以為旨未若玉山雪空鑄煮荒薺

獨吟不愧聲獨立不愧影獨行不愧履獨臥不愧枕

昏之十日醉烟之一夕醒古瓶插殘菊老碗貯凍茗

三嗅復三漱浩然萬慮屏節食甘獨飢薄衣耐獨冷

狸膏肥粟粟出穴落之鼎此事世接踵夜坐試獨省

三月三十日唐有窮詩人惜春不肯捨共坐夜達晨  
此得守歲意事愚意已神寸陰以分計一分直千困

竊慮假寐頃倏忽失我春今此九月晦虛叟尤酸辛  
搖落始云悲迴首忽復陳詎忍棄菊舊遽喜梅<sup>迎</sup>梅新

三十

遊山不必衆邂逅三五人酌酒不在多淺深十許巡  
高可登即登不復拘日辰可飲即與飲魚問芻牧民  
九月向十月丹楓日以新城東有奇阜霜寒出嶙峋  
一眺鴻背上嘯歌岸風巾吾雖愧孟嘉不作桓溫賓

良思<sup>台</sup>秋眺

風亭月榭欲為之十許年前已築基秋着碧山環作

畫天將白鳥點成詩撫松已幸追陶徑夢草無煩憶  
謝池典午紀中搖落語白頭洄沂不勝悲

甕圃新霽

小園秋霽勝春暉雨過林端葉未稀紅錦芙蓉應萬  
萼雪衣蝴蝶忽雙飛力耕舊業聊從俗甕汲餘生永  
息機天與華腴慰蕭寂可無佳句答煙霏

用康慶之韻約同陸仁重遊問政山

落葉卷秋原斜日照荒草我所思兮山中人餐松辟  
穀修仙道將旄相印本無心一蓑尚喜收身早袖有

長生度世方玉杵玄霜倩誰搗白雲三耳真人家  
磻霜不死菖蒲華筴挹諸公葛陂杖同駕老龍穿碧霞  
顛歌狂舞酒酣時一洗萬古興亡悲九萬里風排闥  
歸茫之六合黃塵飛

遊問政山次韻郡侯康慶之

住山應是勝遊山矧此仙區異俗寰幾度出城行十  
里何時築屋就三間化猿君子高難問射虎將軍老  
合閑祇慮家人猶粒食水田深冷石田慳

贈山翁

箒菓崖芝日足餐賣薪時亦下雲端類家有酒常同  
醉晚歲無衣不嘆寒黑白石充碁子用青黃樹當曆  
頭看鬚眉不愧商山皓可待為人作羽翰

過汪翔甫宅

南紀干戈後相逢皓首稀草間翁仲在華表令威歸  
骨壽由心泰身癯獨道肥公私對吾菊同閱幾芳菲

過吳式賢宅

君家梅最古舉世少人知天地無吾黨風霜自北枝  
一痕新月外數點小春時肯為援琴否浮香更有詩



一東祥月別汪翔甫吳式賢

天寒歲云暮策馬欲何之叩戶元無事開襟莫更疑  
可輕千里別不話一番詩今代能吟者吾曹外有誰

曹清父西郊紀事五首

晴耕新種麥破塊滿田間  
詰曲隨牛路周遭傍馬山

幾人鍾間氣往歲聳朝班  
黃卷今猶在青雲未易攀

歛西產人物丞相執政侍從卿  
監郎官麾節省狀元比歲不一

掛粟枯桑杪籬門晝掩闌  
晴霜開曠野寒日曬荒山

指點村煙外經行塚樹間  
群豪故貪懷竊發亦愚姦

丙子竊發山間塘模划塘網樹豐口  
豐源潛口向果而五處殺人為甚

木脫秋聲盡田空野鳥飢  
時危群盜慘身老故人稀

所至猶堪醉無求自合歸  
寥々天地內古意一何微

是日十月  
初九立冬

風俗嗟頹落文章委下陳  
出郊聊快目謀野豈關身

本為搜詩去徒成泥酒頻  
胷中知此事眼底似無人

朴畧童蒙學堆函讀師有能  
致卿相或不瞻妻兒

士故無他業人誰此事知  
公庭彼為吏日々醉歌姬

題無名庵沈克已

姓字人能說無名意謂何厭稱窮學究佯作老頭陀  
宗殆疑相似韓康定見訶有來問誰某祇是笑呵々

霜晴

霜晴暖意融閑步日陰中摘菊驚黃蝶移葵墮碧蟲  
不因機偶動但見色俱同天地詩人少誰憐有此翁

每旦聞鐘鼓諸聲

鳥雀次第起鼓鐘更迭鳴祇應迫人老豈是報天明  
隘巷喧喪事遙風過市聲有為無不盡何苦更刀兵

小雪日觀殘菊有感

十月二十四日

欲雪尋梅樹餘霜殫菊枝每嫌開較晚不道謝還遲  
早慣飢寒困頻禁盜賊危少陵情味在時諷浣花詩

聞軍過

老膽堪多恐焦脾更積憂軍聲時洶々債事日悠悠

西路危車騎東灘乏便舟情懷無一可風雨五更頭

西如武昌而缺一馬欲寄  
長兒書物軍過拘舟未可行

久晴十月二十四日五日連雨程以忠來

同飲

侵尋小雪初不雨五旬餘深井腥泥水荒畦槁蛀蔬

牛灾傳聚落蛇出駭階除巫詫瘟神王官虞火政踈  
淺流傳確磴磽隴抗犁鋤閩粵挺兵祲江淮斷漕渠  
訛言興委巷穢氣集窮閭市藥邀珍價僮衣類臭帑  
衰年今爾許惡况又何欣脚汗眠慵洗頭風坐畏梳  
捫多王猛蟲食謝孟嘗魚半世空為吏平生誤信書  
得閑真已幸多懼復焉如田不能倉廩家終有室廬  
稍令逢小稔亦足慰貧居驟濕生朝礎斜飄過晚墟  
簷茅聲乍滴檻藥色微舒年麥還堪望蝗蝻想漸祛  
良朋胥此會憂抱與俱紓斗酒適酤至烹鷄漉韭菹

喜劉元暉至二首

光

荒園槁葉飄薺菜已堪挑頗訝煎茶緩元知汲水遙  
日暄花迸蕾霜過土生硝小待謀新醞詩朋一一招  
詩翁今雨來同步上荒臺草死元藏藥花窮始到梅  
南方酣戰急北陸苦寒催窮老情懷愴因君得暫開  
是日劉君折一草曰此治  
腫毒藥也又問梅今開未

聞南盜

試與呼蒼顛云何闋綠林誰與能受諫吾欲告司箴  
稍有偷生路應無等死心古書今不信衰腐獨沉吟

民思臺冬日

晚臺閑一望城盡古溪頭冬暖人多病山深市早收  
打門驚客至乏酒遣兒謀數蟹才堪擘酣眠失百憂

喜劉元輝再至用前韻二首

吟袖與風飄囊無錦可挑頻來閑話好勿惜步行遙  
煖淡蔬勝肉燃枯草帶硝我心知此客未易以旌招  
詩忙去復來側睨笑輿臺未厭庖三韭終難和八梅  
親朋驚逝謝祖債微催不酌開懷酒愁眉詎許開

再用前韻呈暉二首

談拂風前豎吟藤月下挑是非姑且置來往不為遙  
蟻甕營新漉貂裘補舊硝聊同小隱未用大招二  
天寒鸚鵡來望雪上山臺髮少不重添眼昏猶識梅  
醅槽呼旋製蜜盞買連催新許民間釀樽應日二開

聞汪昌宗訃為人司印報公謹而是非了

四海舊知識乳來俱白頭時聞一人死身後幾年留  
相遇長安市頻驚妄尉侯冑中皂白事夢逐杞天休

十一月初八日觀雨以欲西遊為警報所阻

重陽晴過小春天忽復蕭騷雨可憐響入竹林全似

雪濕蒸茅舍最宜烟戰塵洗淨無傳箭客路泥深亦  
著鞭三月聚糧豈容易臨風殊覺意茫然

用前韻改一二語自釋

南寒稍近折綿天葵薺爭承小雨憐凍合遠峯應有  
雪炊殘荒市更無煙未妨夜晝爐中筯何苦晨呵袖  
裏鞭人事好乖行路惡政應委順付怡然

雨不成雪

一雨疑當冷旋為暖所勝南方難得雪冬半尚無冰  
餘菊<sup>香</sup>罨群蔬意似矜林疎石路細遙見隔溪僧

贈送鶴田李元暉

鶴田一別九載自青原<sup>如</sup>右過我紫陽

山之下不勝感慨賦詩為別

一別九寒暑乾坤事之新老身餘長物故友盡窮人  
泪之猶群盜時之有戰塵少陵詩眼在試覓曲江春

別後讀鶴田李元暉新詩用其體

菊悴蘭摧憶語離雪邊重映十年詩淚凝紫篠湘靈  
怨血迸紅英蜀魄悲曠野虎狼喧寇暴長途魚雁隔  
親知莊生浪說能齊物堯桀彭殤詎可欺

異僧

荒崖傳有虎飛錫徑登危衣榭紐枯葉餐松嚼嫩枝  
病人求呪水野老施庵基一夕緣何事飄然失所之

次韻劉元暉初寒夜坐并序

元暉示新詩其初寒夜坐有云四壁兒

糊如暖障一燈妻占補寒衣清灑有味

因獨和此一篇為謝

山肩寒聳月隨歸楫拙爐紅閉板扉跨灶郎來溫課  
冊齋眉人為摺深衣花傳喜信燈如語草就佳篇字

欲飛舊日聲明名劉夜坐能傳家鉢似君稀

偶亦夜坐用前韻

林禽畏冷暮爭歸水上荒城早闔扉敲月會碁迎皂  
納斧冰供茗喚青衣斲箕老馬廐中響瞰燭癡蛾牕  
外飛忽報樓頭禁鐘動平生樂事歎今稀

又用前韻賦夜坐

酒醒招得醉蒐歸深護爐熏鍵夕扉渴舌惡甜勤漱  
茗癯肩耐凍嬾添衣頗聞空暗無星出小待更深定  
雪飛一字不圓終不寐癖詩如我自應稀

次韻劉元暉飛雪數片之作

六幕垂同凍不埃舞雲呼我燕  
牕開已從衣上霏微  
見未肯簷前汗漫來  
就砌拾看呵指笋  
隔簾迎數闌  
粧梅衰髯却怪全相似  
且置閑愁撥蟻醅

再次韻賦飛雪數片

雨收霰止絕纖埃  
壓瘴迎豐兆已開  
欲積忍將靴踏  
去初飄喜着袖盛來  
微糝體尋生粟稍粘  
枝輒乳梅不解  
高樓辦歌舞典衣亦可買  
新醅

至前寫懷

送分送至苦匆々壁立蕭騷肯嘆窮  
四海交遊存想外十年奔走亂離中  
生平不作今人調爾輩焉知國士風  
自覺近詩如死樹旁無枝葉更心空

小至日書

誰知緹室動葭灰  
總道陽從九地迴  
年近六旬愁裏  
過身行萬里死邊來  
詩成瘦骨全如我  
花倚春風不是梅  
偶有友朋仍有酒  
看雲聊與醕深杯

所感

生涯今而許心悔  
舊為邦老合營埋穴  
貧猶買釀缸

山行憐瘦馬晝誦喜晴牕忽欲翩然去風帆泝九江  
此詩有為而作某人營壽宮長予二歲酒司  
售罷予獨弗諧兼欲西遊阻寇未果故云

癸未至節以病晚起走筆戲書紀事排悶

十首

遇節何其窘治家乃爾難穀生春苦碎薪貴竈嫌寬  
病體危狼狽時情畏觸蠻擁衾聞客至強整舊衣冠

內借  
一韻

屋少未成宅地寬聊作園吾能甘菜食或頗送花根  
時喜陽坡暖澆憐凍井溫丁寧三徑客緩步惜苔痕

忍事寧生瘦今誰似我能缺錢分竈婢賒米乞墳僧  
惡語聞皆怒凡詩見亦稱平生樓百尺非復舊陳登  
此老誰能畫蒙頭破巾有杯常設客無局不饒人僕  
醉隣翁怒兒啼乳媪嗔伴聾付一笑莫漫耗精神  
老子家風舊從來節是常醕薑三盞酒柏燭一爐香  
今歲適多病吾兒猶異鄉十分無意緒簷雨曉淋浪  
貧家無節物何況此荒城村妓聞來賀山翁嬾出迎  
頭瘍連耳腫夜雨雜風鳴政爾堪高卧床香菊枕成  
重報鶯花信誰司鐵炭權更經三度節即滿六旬年



豪動書千紙窮難致一錢不憂無穴塋唯喜有詩傳  
家人簪珥舊草人亦梳粧雪几茶花雅風爐柿葉香  
乃翁時自笑此輩詎吾量免賀俱休拜新正一併償  
古道古君子今於何處求每聞梳馬箠不慮糜驢鞅  
賈藥全多偽醫錢卒易酬頭岑姑止酒或恐自然瘳  
此等仿定在雅之六書者泥屨隔牆聲小市局虛肆荒庖絕羨烹  
非真已混賬宋人不蟹紫入夢海柑賴莫殫閉關卦兵戈商不行  
能為此連女柳里隨也

至後承元輝見賀復次韻書病中近况十  
首

千金營可致一句得應難積債真無奈成詩且自寬  
冰鞞窮朔漠火庫度甌蠻不似山中好歸歎誰掛冠  
曾被卑辭誤吾嘗笑綺園共欺蛇帝醉不保菊奴根  
病起晴冰破禪悠凍石溫向來腐餘夢拂拭了無痕  
昔可今惡可人能我不能已無換馬妻惟有打門僧  
幼婦慚前作愚公定別稱少狂老方悔焉用一科登  
往事付杯酒殘生餘幅巾更須占大衍久已玩同人  
犒少傭奴嬾迎遲過客嗔悔曾迷宦海素不媚錢神  
病無醫自愈餐飯漸如常懶別書燈暗閣按藥紙香

豪動書千紙窮難致一錢不憂無穴莖唯喜有詩傳  
家人簪珥舊草人亦梳粧雪几茶花雅風爐柿葉香  
乃翁時自笑此輩詎吾量免賀俱休拜新正一併償  
古道古君子今於何處求每聞梳馬箠不慮藜驢鞦  
賈藥全多偽醫錢卒易酬頭岑姑止酒或恐自然瘳  
雲無可書者泥屨隔墻聲小市局虛肆荒庖絕羨烹  
流涎淮蟹紫入夢海柑頰莫殫閉關卦兵戈商不行  
至後承元輝見賀復次韻書病中近况十

首

千金營可致一句得應難積債真無奈成詩且自寬  
冰鞞窮朔漠火庫度甌蠻不似山中好歸歟誰掛冠  
曾被卑辭誤吾嘗笑綺園共欺蛇帝醉不保菊奴根  
病起晴冰破禪悠凍石温向來腐餘夢拂拭了無痕  
昔可今惡可人能我不能已無換馬妻惟有打門僧  
幼婦慚前作愚公定別稱少狂老方悔焉用一科登  
往事付杯酒殘生餘幅巾更須占大衍久已玩同人  
犒少傭奴嬾迎遲過客嗔悔曾迷宦海素不媚錢神  
病無醫自愈餐飯漸如常懶剔書燈暗閑按藥紙香

就令窮有鬼終愛醉為鄉翰與諸年少從軍過樂浪  
閑居已三載不憶舊專城未暇憂飢凍唯便免送迎  
飛花棋上落幽鳥枕前鳴寒極如春月新荔綠酒成  
騷壇君肯將吾敢與爭權風月三千首江湖四十年  
老思騎竹馬窮笑惜苔錢此味諸人會遺燈或許傳  
白樂天詩大曆中年騎竹馬何人得見會昌春陳  
司封亞詩排聯花品曾非僭愛惜苔錢不是慳

鄰人窺小圃籬落倚村粧雪屋晴牕淨山爐燄火香  
異花看又數隙土步頻量擬築新亭小如山債未償  
病來諸事懶於世百無求古帙蟬吞字閑鞍鼠斷鞅

佳招差可謝新詠決須酬耳聾頭昏極君詩到即瘳  
剩欲延諸彥嚶々聚友聲尚堪紬古玩祗愧乏珍烹  
君健松髯碧吾衰瓠頂頽何當即勿藥環席有杯行

盧晉云宗劉五代舊習亦有白體真體晚唐體白體也李文  
正徐常侍昆仲 王元之 王 漢 謀 崑 體 則 有 楊 劉 西 崑 集 傳 世 二 宗  
張 乖 崖 錢 禧 公 丁 崖 州 皆 是 晚 唐 體 則 九 僧 最 遠 真 寇 萊 公 魯 三 交  
林 和 靖 魏 仲 生 父 子 潘 道 暹 趙 清 獻 之 徒 凡 數 十 家 淡 澹 澹 澹 首 氣 極 勢  
盛 啟 陽 公 出 子 一 受 先 李 太 白 韓 昌 黎 之 詩 蘇 子 美 二 難 相 為 頡 頏 梅  
聖 俞 則 唐 體 之 出 類 者 也 晚 唐 於 是 退 舍 蘇 長 公 踵 陽 公 而 起 王 半 山  
備 衆 體 精 絕 句 五 言 或 三 謝 獨 黃 實 雙 井 專 尚 少 陵 秦 晁 莫 類 其 藩  
張 文 潛 自 然 有 然 唐 風 別 成 一 宗 惟 呂 居 仁 克 肖 陳 後 山 棄 兩 學  
學 雙 井 黃 致 廣 大 陳 極 精 激 天 下 詩 人 北 面 矣 立 為 江 西 派 之 說 者 銓  
取 或 不 盡 然 陳 簡 齋 曾 文 清 為 渡 江 之 巨 擘 乾 淳 以 來 尤 冠 楊 陸 蕭 其  
尤 也 高 古 清 勁 盡 掃 餘 子 又 有 一 朱 文 公 嘉 定 而 降 稍 厭 江 西 永 嘉  
四 靈 復 為 九 僧 晚 唐 體 日 淺 日 下 然 尚 有 餘 杭 二 趙 上 饒 二 泉 與 刑 未  
泯 今 學 詩 者 不 于 三 千 年 向 上 游 下 沿 窮 探 遠 索 而 徒 追 逐 近 世 六 七 十  
年 間 之 所 偏 非 區 區 所 敢 知 也 孟 谷 之 論 宋 詩 洋 矣 然 其 大 旨 則 躋 西 江  
而 眺 晚 唐 馮 定 遠 曰 西 崑 之 流 散 使 人 厭 讀 麗 詞 江 西 以 粗 勁 反 之 流 散  
至 不 成 文 章 矣 四 矣 以 清 苦 唐 詩 一 洗 黃 陳 之 惡 氣 味 粹 而 日 然 間 架 大  
族 學 向 太 淺 更 不 如 黃 陳 有 力 也 馮 已 蒼 曰 方 公 律 髓 一 書 於 大 段 末 下 分

明白只曉得江西一派惡知見且不知杜又何知杜之所從來又何滿庚鯨  
而上玉漢魏乎獨於今世不滿章法不知起結如竟陵空同諸派彼善於此  
耳右錄元符監相江帖秋晚雜書廿首三十批尾一則壬子十月十三日訂下

